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四明樓

鑰大防



端明殿學士致仕贈資政殿學士黃

公墓誌銘

公諱裳字文叔其先出江夏唐晚徙梓之安秦
六世祖曰文友者室元康定間奔粟賑梓劔閬
三州飢民所治方計朝廷特官之文友生阜
生發二生梗是為公祖壻何氏始籍隆慶之普
成考安中居縣東郊宦公齒長恐七所見聞悉

指州產居邑中不後治他事篤於教子母鄭氏繩
之如如炭公未冠刻勵激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
調閬州新蔡尉未赴罹外艰邑子從授業公語
以經業又為之講解其後李益詣悉焚其囊服
闕授巴州通江尉三年杜門潛究經傳出八古
今默而精思弋達旦不寐人興語若元聞然于
是剖微析幽宏深四達文詞明暢動中律度始
時人傳其詩不知其孝已成非復前日文叔矣
總領趙公二說聞其名俾諸子從之游賴其束
脩葬父祖及其諸父兩世九喪已奉太夫人

游青城先為諸山率賦詩以寄意其絕孝幽尚
有古風于世浩如也後總領孝公繁復紹以注
時迹民若和余實不得一名吏且督輸旁午漢
中尤以為病公作漢中行以諷与李公意合力
奏罷之民大悅公又作罷余行至歌之公將
之官經紀其昆弟親族之家而後行考滿用奉
主閬陞為興元府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
死伸无告甚中終不訊一因用奉主苗改秩制
帥留公正薦五士公為之首召對論蜀兵民大
計曰蜀中民負其困極矣臣思其故有二恨焉

關外四州迹于敵境勢便地饒兵火之餘田萊
多荒不用屯田積敵之策乃救民以養兵凡月
既深兵民俱困此一恨也邊民仰給外府米運
率指以江若稍分邊屯使就食諸郡外討費有
今千里漕粟固因為利凡以三石而致一石名
為養兵十萬實養三十萬人兵困民窮職此之
由此二恨地今屯田積穀勢已難行分兵就糧
事猶可及孝宗下其說卒不果行次論常平
賑濟其略曰古人救荒良法不過常平義倉見
今官司豈无橋積以一州言之則少以一路計

之則多水旱之災決不常有不幸而有決不同
時苟甲乙相推遞相賑救則豐凶迭用可以免
窮以此救荒似為良策又論關外義士人材馳
勁緩急可使往年師出秦州鼓譟先登官軍坐
視不救遂皆陷沒自今苟遇調發宜令主將有
作一軍專攻守之訟在成敗之責明日除國子
錄未几太夫人不幸宰相以關官進擬孝宗
怪問黃裳何在因奏其故特賜錢七十万甫除
喪而短君既至太子已登極公謂守成之至
要在恢張志度為先因論大利害凡数千言大

略以為古人論創業守成中興謂之三難今
陛下雖當守成之時而實任中興之責守成之
道必有能為陛下言之者若夫中興規模則
與守成不同出政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
定行都富國強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聽吏
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止重鎮因
論都建康有五利天下大勢終在建康及言方
今官雖具而職實不修一當立岳戎以課其功
二當計資考以久其任既違都邑課官吏根本
固矣則又據要地立名城環大兵以守之為大

臣以鎮之今吳蜀綿亘万里雖号为重鎮宿師
之地受兵之処率三年一易僅同列郡所謂國
之藩籬門戶者固當若是耶陛下即位之始
所與共濟中興者宰相也陛下主其謀宰相
任其費用之則勿疑之則勿用苟輕用之于
始必輕棄之于終別奏國方有大難大和利害
大憂而為人臣子乃狃于无事忽然忘之也風
之成已非一日其要在陛下為于躬行以感
愧之而已矣又上奏曰今日之最弊兵多而食
少一也吏多而官少二也安而通之惟由省兵

省吏臣以為守備不闕則戰兵可有窮竊謂以邊
郡守宜悉除用武臣付似民兵責以軍政免可
則耕有子則守如此則藩籬固而邊備實省兵
之說始可言矣以民兵守雖多而無養兵之費
以官軍戰雖少而有可用之實官軍之食可以
少增吾民之賦可以漸減豈非至計乎若夫省
官之說則當以理念之縱有怨咨寧免曲直夫
實邊備則可以省兵執乎理則可以省吏使即
日行之其犹于將在十年之後苟又不然兵日
以中吏日以多他時惟欲逃愆于目前嫁禍于

後曰不可得矣公在憂中益熟觀天下大勢至
陞對其言條建明切上大異之於是始被簡
記除太學博士不數月改祕書郎又旬加親擢
公為嘉王府翊善曰黃裳善論事必能開益
皇子公感主知遂以輔導為己任前後凡五年
規切諷諫之語克虛日前朝号为能直言如姚
坦輩皆所不及後來諸吏講貫切廟亦皆自公
祭之公講春秋初及主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
帝也王不能号令諸侯則王不足以為王帝不
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以為帝今之郡鎮即古

之諸侯也周之王惟其不能号合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也今天下境王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連跨吳蜀荆廣閩越二百州兵与民分任二吾民者二百州也任吾兵者九節統也中興以來三丞相授苟推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上曰何謂九節統公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五年既過之而國家九下統之設豈容不知然則是可不汲于季乎公性真率而語疏達上大感悟恨得公晚及講鄭伯克段于鄆公曰

段驕而有過鄭伯乃以兵取勝使太王如鄭伯之有段宜如何處之上思良久公曰大王獨不見孟子載舜之事乎象舜弟也舜封之有庠不及以政凡親之道但當富貴之不可使之預政事此舜与鄭伯之得失也上曰善公因事啓發大率類此他日有東官舊人除帶御器械詣王府謁謝上接之重輕中節左右咸驚退以告公翌日講左氏礼有等之衰因問上曰昨日聞大王待某人正得等衰之說有之乎上曰有之人不可無季前日臨

事冒中即有區處如有人在心腹間商度也公
大喜曰大王之孝正當見之此事今日茅衰
之說即是意也公大抵即公事則以公書言奉
公書則以公事合雖所汎論亦必曰前日公書
云：或上所未喻又曰公日公書云：上
意益嚮因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正往曰
天文曰地理曰王伯孝術曰九流孝術曰帝王
紹運而終之以百官文武各述其大旨陳之可
謂該盡而宏遠矣公每曰為孝之道要當體之
于身本之于心曰太王宜以心為炭師于王

接後四葉文字

之有動乎情愍之象是以至人于六十四卦之
中凡涉震休者取象尤熾在復則曰雷在地中
先王以至日閉閤歆其復之靜也在隨則曰澤
中有雷君子以嚮晦入宴息歆其居之安也在
頤則曰山下有雷君子以謹言語節飲食歆其
養之正也復之靜晝不可以鄭聲撓之居之安
夜不可以愍心蕩之養之正食不可以旨酒亂
之夫人主起居動息人雖不知而天則知之矣
異之來豈容掩覆震之象曰游雷震君子以恐
懼脩省脩省云者謂省己之私也豈時政之謂

哉公疏特切深皆人所難言者時求言之詔及館職郎省而不及公不果上四月擢起居舍人未凡瘡發于背告滿百日南云即直前奏事曰唐太宗最重魏証一旦至欲殺之此人王私心非必如好色好貨之類然後謂之私也事苟不出于公而執以色見皆私也私心既生則以諫者為病必求有以勝之勝心既生則以諫者為仇必求有以遂之因私心而生勝心因勝心而生忿心是三物者為之蔽虽以太宗之于證猶不免况其他乎陛下即位以來臺諫之臣不

得其職而去者凡七八輩陛下尔知三蔽之所以然乎且如陛下之待一人本不甚厚徒以臺諫攻之愈甚故陛下庇之愈力陛下之本心亦忽不自知其如此也望陛下靜察吾心勿使有秋毫之私此心既公无所偏係則聞臺諫之言必從何由以勝心臨之待臺諫之情必厚何由以忿心加之乎公久侍王邸一再遷官兼翊善如故見上為李日益因誕日作澤天儀輿地圖以獻皆以木為之因為歌詩勉上進李如天之運行而不怠及念祖宗

郡國大半陷為賊區乃王心所宜感憤者規
公之志凡可以動悟王意者无不為也居數
日除中書舍人制詞坦明人多傳誦公既擢禁
從念國家日忘武備勢浸削弱復勸太上一以
右武為事曰壽皇在位三十年待遇武臣拊
循士卒恩意深厚三軍之士至今盡者无不威
激恨天下无事不得數死以報君父願陛下
勿替此意又請擢撥鄂渚兵一二万人分屯襄
漢張形勢以備敵公心之素所存者然也天下
方恬于宴安公策亡所施用節入此歲日夜望

車駕之出譁言紛公奏疏極論自今宜五日
一朝以解中外之謗一疏之中凡六七致意焉
尋除給事中同知貢奉未几除侍講公在璣閣
甫一月封駁之草无慮數十上貴戚官寺一限
以法最後措待臣進用不當繳論甚切翌日遷
公兵部侍郎公不受命堅乞去久之王即奏
乞留公遂除顯謨閣待制專為翊善公始就職
未几瘡復作轉去不許病稍差又上封
事請車駕即日過兩宮言極苦尋復除公
侍講引对便坐又為太 upper 力言父子天性

陛下于重藥不應有他疑 太上徐勞公曰
近見嘉王李問殊進應對議論益非前日此
皆卿力也公曰臣教正此朱熹四十年李問
陛下宜教召使備僚屬且言王初就傳蜀士
楊輔劉光祖相繼在選可復充李官以廣王
之聞見 太上悉嘉納時 太上久不過宮中
外莫喻其故侍從同班抗論不已 孝宗不豫
中外憂危事勢益急輔臣交口諫不聽公復抗
聲切諫 臣号泣隨之宮門閉掩涕而出公自是
瘡復作連章請外又請歸田里書再上不報即

樓前四葉五字

此下接後一葉

心有一毫不安者皆所不可為也凡上所行
有一善必誘植稱贊俾日進不已否則盡言无
所諱 上謂人曰黃翔善言語亦难堪惟我則
能受之每至喪敗危亡之事无不為 上精言
之 上必傾听 上嘗待宴宮中從容誦酒誌
語 太上喜曰翊善之功也一日輔对劝 太
上曰陛下有五美三戒何謂五美曰仁曰誠曰
明曰公曰断公各指事如此如此曰此 陛下
之五美也何謂三戒曰立規模崇儉德受忠信
時 太上意生安靜之說因循寢息而用度賜

予過多忠鯁之士相踵去國故以諷焉後命
授伴虜使因通而國名諱而高宗猶稱帝名
公曰高宗祔廟已久乃不稱廟諱前實失之
安可不改乎令典儀通意虜使難之公曰前乎
凡在二十七朔之內故未皇及今已即吉當在
傳廟諱往遜數回虜化語塞然寸以前例不果
從公還奏曰臣以理詰之其辭已順可問國體
從遣使人當力議改正太上納其說紹熙二
年二月雷雪交作公負封可其略曰謹按易可
出乎震為雷居家也震本坤體防自外來交

樓前不設門

移疾闕外待命兼旬間孝宗遺詔亟入臨瘡
遂大作上即位公病不能朝再除給事中
上語輔臣此黃裳旧官宜改擬他職明日以
礼部尚書進上曰独不可真尚書乎且令兼
侍讀上意即欲大用數問公疾如何公力疾
入謝出一奏諄諄數千言備極忠愛大畧謂
本傳所載前古人君如堯舜禹湯文武壽皆百
餘岁在位之日少至五六十而其所為之予
自少至老只如一日至于後世之主享國之日
率多不久其間如漢武帝梁武帝唐明皇此三

君者得年稍高在位稍久而其平生所為是非
美惡如出兩人治亂安危百全相交此非他故
由其持心之一手不一也持心一則始終如一
否則有始而无終 陛下今日政如涉大川行
万里固未知登岸稅駕之期臣請拳拳已行之
事論之且 陛下新即大位初臨方几虛心忘
我委任大臣政出中書万可坐理此正得人君
好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此今日則 陛下維
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 陛下應酬日
熟聰明日壯亦欲出意作為躬親听断左右迎

合之徒竊窺 聖意因而獻說謂 陛下委任大
臣意非不善然可皆決于外庭叔不歸于主人
曰積月累恐成亂階 陛下聞之能不介然于
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矣若不
委任大臣必須借助左右小人得志何所不為
陰竊主權潛移上意引用邪黨殘害忠良其可
禍患何所不至乎臣之所憂者此也 陛下深
鑒近弊獎用臺諫每有彈劾无不听從善惡區
分綱紀振立此正得 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
得人常如此今日則 陛下終身守之可也然臣

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聞^聖或作小人之
過使 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
陛下欲親之而不可所言滋多不能无厭^心
既生不能无怒左右迎合之後竊窺^至意因而
獻既謂 陛下獎用臺諫本以章弊然臺諫得
志遂使人主不能自由 陛下聞之能不怫然
于心乎臣恐是時獎用臺諫亦不能如此日矣
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使君子小人不相侵
亂者專在臺諫 陛下苟厭其多言不復听用
則為臺諫者咋舌閉口无所論列君子日退小

人日進而天下乱矣臣之所憂者州也此二事
者朝政之大者也若自其切于 陛下之身者
言之又有大者焉因條^奉曰 陛下篤于孝愛
如是勤于孝問如是薄于嗜好如是然臣亦恐
陛下自不能保其嘗如今日也又曰天下之事
不可勝言也人君之憂不可勝計也姑自臣所
言數事思之其可憂者已如此其衆而臣安得
不以為憂^乎唐太宗老于世故在位日久魏
證犹以十漸戒之一謂其漸不寡欲二謂其漸
不愛民三謂其漸不利物四謂其漸踈君子五

謂其漸貴矣物六謂其漸疑大臣七謂其漸好
畋獵八謂其漸輕臣下九謂其漸倦朝政十謂
其漸忽水旱使證生于今時其所以為陛下
憂者又由如何夫心者動物易縱難收人主之
心又与當人不同溺于富貴放于安逸朝善暮
惡固不可持陛下欲求所以持心之說臣請
終言之自古及今有治則有乱有安則有危有
存則有亡使人主之心常知乱知危知亡則又
豈責須更與自放于安逸之地乎曰予臨北民凜
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又曰慄索危懼若將墮于

深淵又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此圣人持心之
法也世豈有馭六馬臨深淵蹈虎尾而安危存
亡之念不闕于心者乎凡首末皆主此意公絕
筆之作也明日止復召公移坐于語後容良
久後數日有首亮明堂礼頓使公疾寢羸不復
可出時獨語曰五年之功无使一日坏之度
吾必不可為矣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盖
憂之深也公連三歲病瘡臣是以積憂故瘡雖
損而他疾乘之九月二十四日卒不起方疾亟
命子弟秉筆口占遺表大抵不異前奏意曰

陛下好為之。上大驚詫傷悼即日批出除公
端明殿學士致仕他恩禮悉依執政朝廷上下
聞公死皆拱手相弔以為國之不幸也丞相為
上言臣泣下不能已遂贈公資政殿學士所以
贈卹之加厚公寬簡樂易不為拘下平時于利
害是非若不經意臣忠義所激奮然忘身每論
事人主前其氣平其辭切其子核其理尽人但
見其發于造次若天札之自然不知其燕居深
念索之精而見之切也為人喜思慮樂辛勤而
對客輒快然言笑終日飲酒无筭其為學取一

物之不知苟一家言無不与之父而究其說推
矣獎善憫孤恤貧蓋出天性外內僅書一十考
積官至朝請郎公娶蘇氏繼王氏王氏既喪又
連失二孤每語人曰富貴真博禍之具也既病
客視公曰嘻笑曰漢其愛田間与耕夫為伍此
時稻芋芥煎豆餅藜羹山中之樂真无央也儻
得一骸骨以歸足矣嗚呼公之立朝終始天節
如此朝野望公即預大政而天遽奪之寿止四
十有九惜哉皇考贈承議郎母妻皆贈領人一
子瑾承務郎女二人許適進士何鐘前進士何

伯巽公與公同在後省年餘相與甚厚抵掌談
世故言議多合各誦所聞終日不倦地相去万
里而時瞻相照傾倒无不尽嘗笑謂公曰前後
得制詞數篇皆出君手思有以報未能也尚忍
言之左史劉公光祖教公之行瑾以請銘于公
因不得誦公遺文高處始不可及平處亦自有
一種風氣至論予之時白洞達夫人而能知
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接卷三歎使人
流涕而不自已也堆左史之作文實予最敬俾
載于石而系之以銘曰
公之遺文高處始不可及平處亦自有
一種風氣至論予之時白洞達夫人而能知
之若其剴切精忠憂深而思遠接卷三歎使人
流涕而不自已也堆左史之作文實予最敬俾
載于石而系之以銘曰

井絡之區為東西川鍾秀在人名士出焉有卿
有雲有武有淵三蘇諸范踵登英躔巖々劍門
山險地偏勢連閬隴秀氣弗宣涉歷千載扶輿
蛇蟠万山之中乃生斯賢英持雄迈高視八埏
輔以孝力窮探本原移孝為忠立朝卓然大放
厥辭疊々百篇惟我慈皇識之最先俾侍
嗣聖設職惟專官維屢進職終不遷公能不忠
左右累年引經据古指予陳前義所當為執之
弥堅死生禍福咸委于天神會氣合奉以周旋
夾日以飛入侍細旃將降大任忽焉登仙上

心震悼恩賁九泉炳々八圖今竄徑筵殄瘁之
悲心折涕漣鳴呼余嘗許之先見如呂中丞勇
決如范蜀公敢言如蘇文忠蓋司馬公自以為
不及者公或過之而皆得其全嗚呼尚何言哉
必知公之深者然後以余為知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六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七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朝議大夫祕閣修撰致仕王公墓誌

銘

紹興七年有旨王勳召赴行在所三十二年有
旨王正己不畏強禦節槩可稱王者詳加訪問
其人如在可與甄錄尋召赴行在二人蓋父子
也先是公之父知湖州長興縣有治声 高宗
皇帝以廣南舶政大弊命二府大臣擇士人修

繫者為之樞密沈公与求參政陳公与義俱以
為薦既对擢提奉市舶果以清裁箸各歲大疫
夫婦繼歿賈胡哀之率子二百万為賻公時才
冠固却之且曰吾父以廉直聞吾維負旅猶能
負喪以歸不媿廉非度也聞者歎服以為有是
父而有是子公在海陵當 孝宗皇帝厉精之
初既有訪問之寃至淳熙元年詔求廉吏以勵
末格丞相葉公衡方在政府以公辭賻予為稱
首又復召用嗚呼人亦有言廉者士大夫之所
尚為古者在位皆節儉正直故不以廉稱然考

之周禮天官小宰以听官府之六計弊吏羣之
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
曰廉法六曰廉办說者曰弊断也既断以六事
又以廉為本然則成周盛時亦以廉為難而况
廉耻道喪之久惟王氏仍父子以廉顯父不寃
于用而子卒為世名鄉皆自此發之盛哉公舊
名土字從小從真木字言以避 孝宗嫌名改
為字伯仁又舊字正之至今以舊字行其先相
序人不世祖仁鑄仕吳越為明州衙推因家于
鄞之桃源曾祖說以孝行為鄉里所宗師實五

先生之一也以季子宗正少卿珩贈銀青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提奉也終生朝撒郎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公蔡出也事後母尤謹幼警悟少長益嗜書史既免喪首以金紫道澤奏長弟少卿尚元憲自歆任公又請與季弟必歆自取世科少卿諭勉再三始授將仕郎既而幡然曰仕行吾志不負所奉足矣何必爾遂不復事奉業而異信州王使君從相與通經考古務為有用至今二王為桃源之望焉為洪州豐城果主簿

漕檄部綱方請臺受要東使者却謂叱鈴下卒伯遣公不勝憤遽乞休致遂遭重劾公處之如平時使者罷乃免師以公易理官有寓公為時相姻黨先與一富民有他憾謂家舍失瑞香花以疑似誣之逮繫郡獄諷公文致其罪公證其无他又忤帥意竟稱疾而去游宦之始所立已然歸而攻苦食淡左圖右史饘粥几不繼泊如也又二年始授婺州司法參軍詔奉縣令會稽郡至史公浩為司封即以公姓名進知秦州海陵縣張忠猷公後募万弩手官吏畏忤奔走恐

後公獨以邑民方脫兵火之酷募既難從聚亦
无用陳利害以獻旁觀為之股栗公亦謂告以
俟忠獻以書遜謝慰勉安職人始服公有守而
歎忠獻之樂善也隆興改元正月射垂拱殿
上意嚮納改宣教郎幹办行在諸軍糧料院乾
道二年詔薦監司郡守丞相魏公杞在瑣闥薦
对祥曦殿叔司農寺主簿知江阴軍在任得首
松江郡籍民為無防江守城為大軍声援公抗
疏列上後擾良民无益備禦者七條且言旧嘗
為山水寨騷動兩淮競進圖冊謂得勝兵數十

万虜亮深入乃无一人為用虜退起焚官寺声
言欲燒棄山水寨案牘以絕後害此最深切著
明者公以此罷而他郡公後擾如公言起知饒
州改虔州復改饒州以事忤憲司劾罷主管台
州崇道觀以葉丞相之薦除尚書吏部員外郎
叔右司郎官遂為真葉公去国公亦遭論每奉
祠除虔州改婺州内引奏事尤加褒納至漏下
数刻治婺数月改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初知湖
州未半年罢而啟曹以一年運只奏公鑄兩
秩不办也又為外祠除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謹

臣請行客販鈔鹽薦浙西帥屬胡庭直至二廣
議可否以旨貽書于胡人奏其事胡還朝盡變
前說謬臣亦駁公所陳金字牌踵至必欲施行
公不為屈復办析甚若大略謂西路官賣誠非
鹽法之善然科折有弊尚可禁止若客鈔有虧
无法可救漕計立見窒匱諸郡取办務必不勝
弊而又變矣臣去替不遠計任内决可支吾豈
以利善不及身遂為詭隨以欺陛下稜公漕
湖南而議臣帥桂林以庭直代公且領鹽事行
其說庭直身受下弊以憂死既而公私告之民

不聊生孝宗聞之震怒議臣坐炭撻而法果
安矣為江西提刑易節江東未到改運判又移
淮而以職事修奉直宝文閣江東運判俄除左
司遷中書門下省檢正諸房公事借祀部尚書
接送侍金国賀正旦使正虞使之非儀折擯者
之踞肆无不聳服太上皇帝踐祚賜金紫遷
宗正少卿自以仕子不當預玉牒史事办辞改
太府卿丐外除祕閣修撰江東提刑俄改浙西
以未疾求歸主管建寧府武夷山神祐觀既再
任紹熙五年八月乞致其事十月以今上覃

何為不可人駭其不易而自處恬然亦不以此
干名乎時廣東一節有孫偉奇父者知名士自
号亡澤老漢作蔣用翰傳其載始末公嘗刻于
金紫碑陰以彰先德而削去辭聘數十言則公
豈干名者耶未嘗求合于人而當世大吏相知
甚衆孝宗擢公于不察獎待尤渥漕淮南明
或言鎮江軍節使詔不法凡中深文特命公竟
其可公為力胡止坐薄責前此監司未有越所
部而治可者眷倚之意可知然中外踐敦終不
得一登禁近非命取身退之後聞朝論歆再起

之笑曰少欲掛衣冠老乃強吾顏以進耶風力
素高晚而益戾絕不可干以私剖符數郡持節
几半東南所至無聚斂之政省鞭朴之苛不徒
以文法臨賓屬而有父兄教子弟之意薦季必
公按刺至寡而端毅簡然望風畏之及其即之
也溫洞見肺肝一善可取口之不置臭味苟同
忘年忘輩行与之傾倒風流韻度如晉宋名勝
又使人意也消藏書至二万卷手抄為多号酌
古居士又以名其堂詩又似其为人少嗜山谷
詩造詣已深為紫微王公洋所擊賞晚又以杜

少陵蘇去公為標準石湖參政范公成大見公
近詩喟曰不惟把降幡殆將焚筆規矣有文集
若于卷藏于家始孤抗弟妹得所歸下弟
教之有成正功今為蘄州正民俸天邑三人同
時奏于鄉里以為榮公不肯晚出以感姑之故
辱在親面者可以來家誨予持吳比點朝行聞
公林泉甚適夢寐欲待巾屨歸而相得愈欢以
為不負我所期也劇談痛飲或連日不倦人之
去有識其數豈公一夫之私哭之以詩曰搞
梧誰共語空對伯牙絃嗚呼尚恐銘公也哉銘

曰
士為民瞻莫先于廉惟公父子持身特彘父亦
究用子以是顯終始一節百以俱善皇
宗知公最深視公之心也日斯臨風裁日高蒼
望日偉三仕三已路而復起毅舌而味介舌而
通老成典刑之孰踰公人惜公歸公自謂晚一
立一經往而不反我銘新阡匪哭其私繫尔後
人尚其似之

朝請大夫致仕王君墓誌銘
吾鄉五先生俱以文行師表士子惟桃源王先

生暨我高祖之後皆大蓋其啓迪後奉德澤之
及來裔者源深而流長矣先生之子宗正少卿
珩孫廣南提峯市舶勲繼登進士科提峯疏財
尚義以廉節著所積尤厚是生三子長太府卿
諱正己次即君也朝請大夫諱正功季知安慶
府諱正民三人以節誼政術能世其家嘗一歲
同奏子與固未艾也嗚呼昔者公既銘太府之
墓才八年而君與季相繼不世既葬矣君之諸
子以國子正表君安之狀求銘惟王氏樓氏自
二先生以道義定交太府壻吾門姻好稠疊至

感念懷昔乃被其大槩為之書而系以銘君旧
名上字以少以真下曰思字有之後以避 孝
宗嫌名改焉遂字承父曾祖說先生也贈銀青
光祿大夫祖玩贈朝奉郎父贈金紫光祿大夫
娶蔡氏元氏薛氏贈武陵永寧普寧郡夫人君
薛出也家世之詳已載于太府之志惟君生而
不凡幼篤于孝不待彊教已如成人以金紫遺
澤補將仕郎紹興二十四季由銓選授右迪功
郎抚州宜王縣主簿尋移處州青田有許夫死
于毆者君按視則更曰自經君察其必以賭故

即用初情訊之具服隆興初調筠州司理參軍
筠号道院而獄可亦繁精意推鞠控岸履空乾
道二年循右從政即四年為制湖南路轉運司
主管帳司給予黃公鈞主漕計以嚴時稱察屬
僅取充位君果于立可滯訟見屬剖折无留難
黃公奉以所同列之持兩端者尚書沈公介為
帥尤簡貴威重裁決无敢輒從外臺者理或未
安君改之不疑沈公更加敬柔不以為忤也二
公爭薦之又為延譽不暮月奉削應格七年改
宣教即知^興化軍莆田縣之素難治^君至牒訴

數百繼其非實而決其父滯者遂寢以清省宋
氏子怙勢突入毆吏林公扞守信其從文太李
諸生也喧競于庭皆捕治使服而徐釋之且戒
自後復尔不汝貸也感謝而去林公由是知君
浚為監司嘗表薦之邑炭失姓鬻鹽困為寇鈔
捕獲數十人其黨篡取殺傷卒徒篡官亦被數
創救至得免而郡怒其生事君曰拒捕至此而
賞罰不伸何以厉其後即窮治之而賞官兵焉
又修陳霸斗門以求灌慨之利淳熙六年賜緡
衣銀魚七年通判潮州莊誠往郡守式元間言

郡人有為憲屬者武斷鄉曲征利于近郊君裁以核不勝殘怨拊之不遺餘力君用是罷將歸會劇寇沈師逼城民走依官寺君開門納之力贊郡將修戰守具甚悉賊知有備而退眾喏曰是已罷官而為民深切乃如此耶至其行多尚泣者九季簽書武安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十一年改淮南皆以伯氏將漕引嫌十四年主管湖北安撫司機宜支字紹熙元年差知禮州陞辭論沙毛与及雜賣場二事 上亦深知其弊嘉歎再四三季列郡帑庾枵然廩祿累月不給君

去其侵蠹之已甚者節浮費汰冗食補罅漏郡計充之及朞而用頗裕乃從邦人之請即州治之前闢城_通道建澧陽樓前脩大江巨麗軒豁遂為一方偉觀嘗屬_山記之由是人心闔懌士氣振厉此舉多決科者築園寺僅以稔惡聞邑令發其端謂罪不可赦而以賄緩其獄君詰之治始急復賊于上司之吏移文使先縱遣而以牘來君曰欲以勢力求免耶即日杖之五年奉最还朝奉事 重華宮行內采稱 上意遂知漸州自私与之廢淮民多憲鮮有益歲遇霑尔

至絕市充元余君以慶元四年視事急於廩而損其直且多邀米商許以蠲社舳艫輻湊又念歲收才能自給而巨商率先以它貨來售未始登場厚取其贏君以為過余固非古訓而坐視民食之空咎將誰執力請于朝乞禁止商販許之民相謂曰後君通變如此自尔有足食之望矣有言銀鑄於山者君欲遏之而未得其說者老訴之往歲嘗有此事官不熟計而遽行之非徒无益治戶以虧額坐深文鬻產以償者數百家痛犹未定也君為奏罷之佛燈大師者自称

戚里挾叔要書走州县攫取无藝久病其于莫敢誥君出郊有許者立捕之寮佐功上不听比至一默隸尔致之法六年除廣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嘉泰元秦元李賜四品服廣占之俗輕于胃禁而上官以不按吏為從厚君深病之劾其貪暴之尤者請託一元所听始知悚懼而君亦寢危矣与安合之子蹴小吏至死逮繫郡獄合脅治獄者欲變之君怒曰臺治所在何使死者抱冤乎劾令而移獄鄰路合誣誦於言者公論而歸自以无嫌于中處之恪然二季冬主管逮

寧府武夷山神中佑現三季正初屬疾冬未終中
家享年七十有一娶同郡伍氏贈宜人先二十
九年卒今宜人庶氏子男六人深從事郎新元
為軍巢與尉濱迪功郎新池州青陽縣尉洙迪
功郎太平州荊湖縣主簿登紹熙四年進士科
泌將以遺澤補官女八人長適從事郎監紹興
府會稽縣戶部贍軍上臯酒庫毗陵張符女後
君半年卒次適進士伍遵第五弟六女蚤亡餘
與弟四弟五男俱有廢疾孫男三人仁之儀之
信之信之先一年卒二女一天一未可先是伍

宜人歿于勤縣桃源鄉排隩之原諸孤以四月
己酉奉君之柩合焉君資稟忠信不發一妾語
妻子亦見喜愠之色不開心見滅吐露情素孩孺
有言亦告以寔不敢戲悔之田夫野老市井小
人過而挹之俯接惟謹或遇机阱險巖之人一
對以誠從自竟消以是善與人交終始不變筮
仕之初或言邑令有心術亦當有以宰宰冠之太
府問客言何如君曰以誠待之尔何術之可用
卒與令甚厚至執手不忍別人但以君為物何
自謹之人而遇事敢為毅然不可于以私每曰

食君之祿狗情撓法以取說于人自為計則得
矣如休國何廉潔守家法俸入非令所載者謝
不受澧陽終更吏白有資送錢三百万悉拒之
惟備舟浮家而歸郡人歎服所至未嘗飾治器
用下市一物南陽荔子最盛有以名品餽者至
辭之械于仕進不求知于人而人自知之丞相
趙衛公樞密使軒山王公每欲汲引丞相京公
尤稱其負淳力薦于上脫塵麾下皆其力而君
亦自知也張待講杖屨裁甚高在潭游從雅相
愛重呼馬為齊季兄清貧自處質貸以給奉已

至薄得祿不足以償逋負如是者三十季然持
損有餘補不足之說有家事必勉為之浚既稍
裕親故有求隨力以應隆冬細民乏食賑与无
倦色幼孤鞠于兄嫂少長者事自念孝養无及
以事親之礼事之嫂即公見祖少師之季女也
伍宜人亦順適君志躬執婦礼既亡祔于庙以
时奉祀太府諸女之行竭力以助歛具良厚皆
人所难者性嗜孝多錄未見之書唐諸帝实录
嗜備今寫本及版行者各万餘卷少喜為詩周
旋太府与主信州之閒佳句与之相下土莫季

益造平澹有荆澧集行于時餘藏于家嗚呼書
曰言人為善惟日不足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吾
士也漢文帝初立召由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
乎用家困人以言士為首文帝之化幾三王矣
基于此王氏父子兄弟皆有以自見于世唯君
制日醇篤立身如家施于有政風誼聳然而其
本休蓋所謂言人言士長者人也故納許率以
是歸之使其得位而口可使駢夫寬頑夫廉而
風俗庶几于古小誠緒餘感化已多一區之宅
始成赤田足以卒歲天假之季亦可先率鄉曲

而遽已矣此山平曰敬歎每以語人者今也四
子俱列仕版家道肅穆天之敷佑如此為善者
亦可以勸矣銘曰

恂：王君家世儒雅君尤篤恭視如朴野周云
吉士漢言表者君其人歎力行而捨蓋田皆真
元規非假施於有政不言而化象所當為勇于
施舍靡節倦游求田間舍謂宜上壽式是鄉社
云何不淑棣華凋謝高其門閭尚容駟馬詩以
賜之用慰泉下

音訓考證是否有先儒之所未發朱黃儲校李
者取法焉小李尤精鄙流俗簡陋手以古字寫
春秋左氏傳札記莊子以課其子用志如此然
澹于榮利少奉進士一再不遇已甚厭之遂不
復為場屋文而李問益高娶夫人沈氏里人詢
之女勤儉靜專克相夫子蚤歲居貧甚夫人心
計有餘而濟之以識知所取予未始與人為怨
二人同心而家益饒兄弟五人居士處其仲性
孝悌私州病沉綿累歲下二弟一妹皆幼雅夫
立所以奉甘毳畢昏嫁者無力之盡夫人承其

意无不周悉他日聲先世家產四于之独不取
一金夫人亦无难也且贊其決正議好著書手
澤盈篋兵火倉猝居士尤以為憂夫人捐金募
人窖藏人至今得為家室居士中年益薄世故
好浮屠氏之說名山谷利意有所寓假榻宴坐
一鉢一衲或累歲忘返間過親族所至如歸為
人樂易忘長少子之云間豪飲劇譚哀竟夕
道古今涉經史旁出入釋老禪老之說如畫一
二坐客傾所不暇倦遊選家屏處一室乾道癸
巳岁于是年七十有五矣正月十有六日感疾

以率夫人既卒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二十有一
日葬于陽堂御梅湖之原持門戶愈謹奉佛愈
嚴平生自奉重薄見華靡之服至瞑目不現曰
吾以儉之故不妄取不妄用雖不能甚富亦未
嘗困之此夫人治家之要也至賙人之急雖多
不較病給以藥死給以棺者日相踵寺規營繕
隨所求而應之晚益了悟嘆曰吾舌能以垂尺
之年尚較米鹽耶聚族而訟不以家所蓄分絡
子舍戒以自力毋輕費淳熙壬寅四月十有四
日卒享年七十有八將以明年閏十有一月十

一日啓居士之墓而合葬焉子男五人曰由仁
曰行仁先居士卒曰城先夫人卒曰球曰琰俱
業儒承居士之訓書傳如流女二人福州懷安
吳丞杜友直其婿也一蚤七孫四人鋸鏗鉉錦
女六人長適翁短次適豐有基餘未行曾孫一
人嗚呼樓氏自先生起家皇祐中衣冠相傳六
七世矣豈惟祖考積善所致蓋先生教授鄉校
三十餘年諸生皆當世名士一門書種賴以
絕有如和州居士岳岳得施用而力紹世業流
傳與刑使後生猶得沾丐其所以誰持之力為

多後未者可無念乎居士實先祖少師之從弟
葬之日夫人以墓銘見屬山自念生晚少見前
輩每待居士則愛誨良渥尚歷能記餘論又
為字山以防也嘗為詮次行事未及成而夫
人又亡矣乃以二叔之命併叙而銘之銘曰
李焉甚博川也元闕窮通有命爾繫巧拙達人
大觀欣戚泯絕不之若存厥有高節愛彼美配
千載同穴孰於其潛視此幽碣

盛夫人墓誌銘

孺人姓盛氏世為餘杭人有日孺者仕吳越位

通顯錢氏納土始居奕之建德又徙嘉禾因家
焉曾祖父偕德與今大父允贈通直郎父師丞
迪功郎充戶部經界所措置官德與公且老犹
提五子試場屋各時一經号六經家孺人年十
有八歸于洪氏夫曰怀祖今為通直郎賜緋魚
袋實吏部尚書文憲公之次子也元祐中孺人
之伯祖偕以名儒為國子司業文憲公從之遊
雅相器重遂為忘年交既銘德與之墓又締婚
焉孺人資凝重喜怒不見于色平居歛衽危坐
一語不妄於有所酬答唯而已笑線啟齒若懼

有所問聞而雍如也孺人厚賞裝嬪大家男又
昂貴而自處冲觀食不兼味裘葛无副未嘗有
所表襮姑文安郡夫人尤愛之通直風登仕版
而官情甚薄先十朝籍弟亦補京秩通直公固
不屑竟孺人亦安之也文憲多孫孺人之考子
藏年始髻戲文憲愛予頽悟欲先奏補孺人力
辭至泣下文憲力之嘉歎然率先之逐下有恩
意待子婦如賓客未嘗見隔容妾媵有过告諭
已子再不加鞭非故有終身不忍在淳熙三
年乙未秋七月屬疾藏官泉南孺人念之甚苦疾

遂卒以二十八日卒享年六十有三會通直引
年休致時年以郊霈贈孺人子男八藏新處之
松陽令華新建康府司法參軍皆從政郎曰蘧
先卒曰芹曰藹曰奮曰藝曰薰女如長適姑蘇
翁浩次適丹丘次起二人未行孫男八伯景仲
米昭孫叔旦今孫皓孫魯孫暎孫三女六長適
延平陳仲達餘皆幼以其年十二月八日葬孺
人于台州寧海具鳳潭西之原通直子諸子哭
之甚哀松陽一日过予泣曰藏不孝素為吾母
所鍾愛宦季垂二十年輒不偶元以奉一日欢

隨牒遠方久不得終養恨不得即死以從吾母
九京願得子銘吾母之墓以塞元窮之悲予於
洪氏有連又與松陽厚也不得辭銘曰
予于善而壽不洪安于儉而報不豐夫与偕名
而生不得被其封子既強仕而養不洎于子鍾
嗚呼其命助新銘也尚以詔于元窮

江元適墓誌銘

始余遊柯山聞南塘徐誠史先生之名其季本
于伊以欲先而不得今二十餘年乃聞其後江
君之喪于其鄉之秀士且曰南塘之門顯者固

多而江君則得其傳而不仕者也君請詠字元
適世居衢之開化大父以上潛德弗耀考汚從
常山起家主饒之安仁簿辟泉司屬以卒君其
季子也束髮知讀書一以為己為本于抄中庸
大鑿置座右口誦心惟寒暑不廢弱冠有聲庠
序漳守陳公果得君諸生中以其子妻之子蓋
决出是為右史文潛外孫紹興初當籍解詔浚
者官其子孫一人元後者許授異姓親右史与
奕公夫俱元後奕氏以官子外孫壻減珙除公
欲以右史之澤与君三辭焉迺及其友壻戚族

既歆奏以他官又不就至是君之卒益壯李益
時再為鄉大夫卒不利絕不為李子語既遭外
艱序墓毀瘠除喪因弗去遂不復誥仕而行其
志于家号所居為西莊堂室軒館下至器用悉
有銘記以便規省創樓西偏揭先聖像朝夕瞻
仰如親見而師之榜家塾曰時善命其子震升
謙蒙華難業其中所訓先德行後文藝絕口不
以利達啟其心亦不使預家務而治家自有法
中百有亭以恨僕妾細大條理擇謹厚者董其
凡高勞而必不事生產家業无所增益伯氏仲

氏肯息日倍人以百山与之謝不取樂以所聞
見告人願孝而力不逮者教且食之曰吾非養
其口体養其材也嘗有小孩一日出就外寢焚
香然坐間一風詠不異平時唯勵諸子以毋忘
疇昔之訓語畢而逝實乾道八年八月二十九
日享年四十有九以其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庚
申葬于祿墩之原遺文曰西莊題意曰明遊講
習曰天籟編曰因心錄易中庸有解他論述尚
多藏于家未得也葬之五年始得以銘諸墓嗚
呼人孰不欲仕如君才定以取可足以得而其

孝又可見于用乃脩然自適以終其身余惟孔
門有用之孝上可以為邦南面而其流亞皆可
使徒致觀聖人与點說深雕之意則知樂道者
之為高而以政孝者皆自欺也余于道未有再
而仕之而未能優也軍君之風有媿焉故為之
銘二曰
仕以口志而或害義孰若不仕以全吾氣况矣
南塘源由二程有派其流君挹其清德成行脩
不用于世泚諸人者抑君之細舍蚤匪長後其
賦昌銘以訂之觀者勿志

知縣李君墓誌銘

皇帝即位之六年五月壬戌有旨季光弼所獻
文字有補治道可予循兩資制曰上才公車日
以百計高則近近于則涉調至於出入經史動
言諷諫覽尔奏篇朕甚佳之進官一列不独尔
私庶聞其風亦克用勸先是四月成辰朔日有
食之君據光武十甲備論以進目曰美芹文簡
而旨深意篤而言婉訓詞既頒士夫相与傳誦
聖天子導人使諫盛德日新而君之名亦由此
暴白於天下君居八年再上方言求敷鋒前說

又泛論當世之務不報一日聞西府除自憮然
曰樞筦與中書並立繫朝廷輕重其可懇諸遂
改唐之宰相起自武德裴寂終於天祐楊涉作
編年錄諱說二百五十有五玄取抑揚皆有微
意苟位之非據假以隆名維元勳如郭子儀亦
不得與讀者為之聳歎嗚呼才不得究齊志而
歿著書一二亦足以不朽矣君字規國其先家
處之有宗七世祖超為吳越朱氏常侍始籍于
溫君平陽之桂源曾祖宗喬祖文瑩俱不仕父
敦習以君陞朝贈宣教郎妣林氏贈孺人宣教

公蚤世君方在髫髻考慕如成人祖母沈元志
與林孺人自教家務俾君一意曰孝君少穎悟
痛自激昂于書無所不讀詩禮左氏春秋及諸
子古文皆手自編寫寒暑不少愛年十六授室
益加刻苦視生產作業與閨房之私一不經意
羣誠庠校輒出其輩行而器識凝遠如見圭角
閣孝林公待聘待制蕭公振里之先達少所許
可咸器重之兩薦于鄉紹興二十七年遂登進
士第授左迪功郎調福州福清縣主簿以祖母
憂不赴服除授臨安府鹽官主簿秩滿用薦者

闕陞在從政郎詩旨授左儒林郎元郡州教授
丁大孺人憂授福州寧德果丞改通直郎知紹
興府嵯縣磨勘轉奉議郎代者且至俄疾卒于
縣治享年五十有七時淳熙十年四月四日也
嗚呼君之抱負厚矣孝行政術皆欲以古人自
期而見于用者止于州縣間所在皆著聲績而
其甚可稱者數端鹽官邑庠久不振君召狹橫
浦高弟子恕郎煒勉以身率士子課試皆臨視
之咸旨奮勵登巍科如少良等數人邵陽僻
遠士先師承君遇諸生如朋侪程度甚悉鄰即

縣之士至者相屬凡經指授多成美才如陳偕
謝特起輩有聲湖湘百此君之善教養者然也
浙西漕河淺汙例謂民運水以濟往來岁旱民
勞水愈不至君相地形鑿河引潮以灌之至今
為便閩有倦湖為豪右所田君按黃諫議之日
疏濬以廣灌溉此君之善与民利者然也君之
听訟不為鉤距一以至誠臨之公而生明无不
洞察羅源尉鍛鍊平民為盜以希賞運師丞相
陳申公命君鞠治悉從早及公歆騰奏又力辭
之有母改適而子有後言訟其不孝君曰不為

及也妻者是不為白也母也得以不孝坐之申
公稱其引經之決刻民張僖之子為盜所戕疑
怨家黃氏為之黃元以自時君察其非殺人者
緩子獄得子之衣于未陽遂擒真盜又有王
生與僧有隙匿田家之子使其交訟之旁引曲
証僧自誣服君獨以為疑求之竟得于其家告
者遂伏辜焉君之救荒不為文具皆出于惻怛
之意所至家心受賜者中隆興之初畿邑大歉
尚且薛公良朋尹京以予屬君之列急務去條
猷之隨即施以給予程公琳運以六察行縣喜

曰使諸邑皆如君尚憂飢民哉丞相史魏公百
丞之才嘗不君所陳盡發常平裁價命糶民為
之謠曰既不憂與之使儒林李公民之父寒不
憂今有袴儒林李公民之母既為母又遭游飢
山谷窮民易致嘯聚君加意拊摩預令富室致
吳中之米七千餘斛丐于府得當平糶以二萬
于鄰邑始得按堵而嗣歲尤甚本末登場民以
菜邑秘丞朱公熹力率一道荒政尤詳下越君
求衰諸司得米四萬斛果有二十七鄉凡為賑
糶場賑濟場春濟坊三十餘所戴星出入以課

省之數月之後鬚髮為爰朱公每貽書勞勉曰
省刑緩賦以回天意非体國愛民之切不及此
也君為丞貳則悉心以贊其長謀事甚謀請于
長而後行及為長則待寮友如兄弟莫不樂為
尽力故所至皆有可紀而去輒見恩平之日創
中耄耆相持聚泣至巷哭以過車識不豫皆喏
曰善人七矣平日安于象舍論說甚時儒林之
命既下人謂君且通顯君曰吾豈以此釣爵位
耶竟客授湖外以去臣公知己甚衆亦有款事
于朝心或有尼之者君虽聞之心不以介至象

所甫為則奮然直前無所雇忌親故以出位抗
論得罪後甫叙理云敢保任君方為簿領慨然
許之有貴臣過縣境冠蓋相望或功俱往君為
詩曰不堪枉道依陽虎可是无心簡子教聞者
聽之亦以是終不得為時用可哀也已娶同里
周氏清儉端恪克相夫子先君十年卒後以冊
堂恩贈孺人男五人復之泰之蒙之俱習世業
次兼善孝善蚤世女二人去適進士林仲時次
適陳叔皆周出也君天資篤厚孝謹過人少小
孤立奉祖母及母甚至永始暫去投下有疾必

躬治湯茶執喪以毀閉子弟元光度友愛誦書
佈文自為師友終身无間言无他嗜好惟以論
著自娛奉養寡薄俸不多以買書別有文集八
卷藏于家為文渾厚典雅言皆有用庶几乎一
飯不忘君者雅愛東山林泉之勝築室其下樓
曰从清軒曰靜寧欲為晚岁歸休之地竟不得
一日之適雇祀命邪諸子將以乙年六月甲子
葬君于邑之小鄉平原以君之甥朱德成之狀
來求銘以頌官東嘉一見辱定交尽得君之志
讀之相与蓋厚今其可辭銘然君志不負所奉

而見于行子者僅如許既已屢書于前惟所著
又書當表其大者以示後世銘曰
惟君之生不為不遇位虽不豐朝有顯譽章交
云莫君独進御美芹之書一言而寤唐三百年
曰宰曰輔流論其尤姚宋房杜君独寤觀一一
論者忠邪野分咸有旨趣位非其據勳如汾陽
而不与事有責備德如晋公而不怒上可以發
潛德而誅姦諛下可以垂世鑒而切時務綉絳
乎象命之說磊砢乎經濟之具使用于世則必
古人之与稽使之作史亦必大時于勅沮嗚呼

尚何言哉後之君子必有撫是書而太息者銘
實昭之用以載君之名于不腐者也

朝散郎李公墓誌銘

公諱宗有字文升世家于濮六世祖文定公相
真宗仁宗隱然為社稷臣于太子少師東之
謚懿靖又以名德世其家徒洛中号西京房生
中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孝孫則公之曾祖
也金紫生朝奉大夫偉生晟承議郎知懷安
軍贈奉直大夫配曰劉氏贈恭人公八歲而孤
未几而前生母展氏去嫡母四子又散于靖康

之亂從兄提奉宗臣携公入蜀聞叔父直閣政
亦在蜀中間聞尋訪至則已下世惟叔母劉氏
在又公之後母也柔順賢時接之如已子竟以
直閣延賞命公殆与八年補將仕郎公有姊歸
司馬文正公之諸孫子之俱諸行在所至江州
水南始遇展氏于塵中物色良是司馬氏姊見
之而信抱持相哭人以為孝感別十余年而得
奉色养者二十年贈安人赴調授右迪功郎監
時州大嵩監場大年判官惟李氏代有顯人子
孫自濡耳染為世吏郎公年尚少筮仕筮庫臨

事極不苟秩滿之日例衰花帶錢五十万公悉
謝遣之因家于僧坊晚卜居名塘遂為時之勤
人矣十七年為洪州都建縣丞一十年閔陞右
從政即就差處州遂昌縣今飢寇作于傍郡或
告豪民將率數百人侵昏犯邑者公亟捕首惡
斃之杖下而後聞于州羣黨帖息授湖州長興
丞遇主上登極恩循右文林郎隆與元年改
右宣教即知紹興府蕭山縣未赴給可吳公帶
為帥以會稽劇邑非健吏不可為奏改命公既
至剽裁有方政譽甚休賦租素重公思有以寬

之先是以前奉永祐璫宮免三卿支移折變公
請依永安祖宗陵寢儀制率邑皆免仍豁除
折帛止輸本邑吳公具以聞不挾日而得上旨
父老欢呼拜詔至今紀之丁辰氏憂服除叔通
判明州引寓居之嫌改隆興府時江西大旱安
撫棄公茂良垂意荒政号以平屬公賑濟尽力
金活者中俸所有贏賞頗豐致之公帑師以助
公之歸不得已以其半分給吏卒羨不受一毫
棄公益歎嘉之授轄行在雜買務雜賣場改通
判鎮江府外臺以清廉公勤引薦于朝差知台

州陞辭 上曰久聞卿才宜以節用愛人為務
公祇上命來自奮勵所訟必先抑告訐懲姦惡
郡有靜鎮堂退公不入私室危坐堂上吏抱案
牘至前隨即決遣庭无留平暇則默而現出治
家尤嚴外人无識子弟面者内外斬：人不能
欺理財精察量入為出无一毫妄費帑廩為之
充衍增田于孝以養士者几百畝上下瞻足凡
予整办簿書器物位置粲然惟公之精力足以
行之歲時按閱及調戍兵遣海舟咸設方略羣
立処下厉威以臨之号令簡明凜凜有風來率中

聳聽无敢諱者伍符天籍一閱而識其人間有
虞隱隨即摘發人以為神以故威名遠聞寇不
得發：亦輒得治獄虽以寬縱為戒而重因苟
有星誤之迹必求有以生之郡縣吏重足承命
而未嘗輕用鞭撻每曰此曹但欲其不犯吾令
然亦民也可魚肉之耶有婦人訟前母之子不
孝者親子实使之公探得其情責以子不順母
弟不恭兄一等繩治母不忍視求為母子如初
諄復訓諭使之改可而退聞者服其平允年餘
擢提舉兩浙京路常平茶鹽公事始至庫藏程

然入閩月而罷所書已四萬緡蓋公之勤儉過
人食不兼味自奉至薄以其行于家者移于官
真有古人竹頭木屑之智所至不如賦而用卜
饒侵尋養境倦游而歸心漫有當去意尋差主
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官五轉至朝散郎淳
熙十一年公于是年七十有三矣素少病俄致
其事或功正之辰可拜命才數日遽感疾六月
十五日卒于正寢若前知然娶夏氏朝奉大夫
知徽州承之女能相其夫六十九年矣贈安人
以十一年十二月辛酉合葬于天童山南輿之

原男四人長曰文鏄通直郎通判臨安府先公
一卒次女鎮次文錡卒于隆興次文鑑將受
公遺澤文鎮實遊之亦以成公之志也女二人
長適姜處俊再適夏祖禹次適登仕郎王祐之
孫男五人澤涇津潛源孫女三人尚幼公系出
名門而遭時步故且以孤孽不得于親挺身自
立艰难險阻有人所不能堪者先世旧物不遺
一簪玃位部使者退而燕閒生理順裕皆公刻
苦以至此時出其余以濟人遇岁灾散廩以食
貧者安分知足未病而掛衣冠可謂矣然惜

其不^不窕于用也先君工部父与公周旋公贊俸
丹立以父執事公相与殆忘筆行治郡之績
皆所親見侍坐從容犹得窺中原故家典刑年
來憂居公時相勞苦庖饌有珍鮮必畀以奉
甘旨方為林下游從之約而公亡矣公抗直有
祖風不輕以詞色假人不知者或以為忤独子
公奉如許使人不能忘子求銘公之墓民
不得詳銘曰
矯李公文定之孫奮才孤藐思大其門予无
劇易通之輒办低個官不借用之晚丹立之政

尚有可紀使其用大而立必偉未彥引年得終
其天公乎不忘視此銘鐫

洪子忱墓誌銘

余故人洪子忱以名家子力官業而試邑之始
橫遭上官摧折心寔念之事既白余從兄編
修作州摩拱扶持使得自見一旦聞子忱之訃
道遠不得摩其棺一慟其子以出未求銘言忘
悲請甚勤紀遺事甚備惓然其不能自已也子
忱諱繁姓洪氏其先丹陽人曾大父固贈特進
大父擬紹興初仁吏部尚書終徽猷閣直學士

左通奉大夫丹陽郡侯累贈左金紫光祿大夫
謚文憲父先祖右朝奉郎通判湖州以君郊祀
恩贈朝請郎妣王氏贈安人尚書挽居台之寧
川君以婦家在南豐因家焉紹興二十四年通
判遺澤補將仕郎二十九年授右迪功郎監興
國軍在城訟稅未赴間以組賞循君修職郎改
監行在戶部贍軍糴場君少孤有意自立一歲
金穀出入以千萬計倖門至多挾勢行賄受亂
色價君一切裁之以公无敢犯者樞密林公安
宅時以戶選領糴事庖人以絨題補吏君察其

何白林公，庖人甚峻，獎君子，調人中，時人治
兩矣之秩滿陞右從政郎，又以賞循右文林郎，
授鎮南軍節度推官，屬邑奉新，有笛耒直百餘
斛，名存而墳，士公私交，病宰以書抵君，為究
簿，書得其始末，告于帥而蠲之，參政孫公居還
尚書，汪公為代，間僚吏能否，大參言君首公任
怨臨事不苟，尚書與君有連，素知君者，由是益
善君，督稱茶冠，引以自隨，云一日以同恨，功
未及成而罷，君復還官，次分寧，宰謝君，磐忤後
帥，意有妄訴者，降揖，粵果酒官囚繫，滄獄君，溪

知其誣會以漕檄行縣中父者皆詣君訟寃歸
白漕使趙公汝愚始解一日帥俾君訊問即呼
訟者詰之皆无實狀官吏俱搯堵如故府西寃
門火延燔數十家兵官王人抃焚甚力徹旦方
止師欲委罪兵官劾章已預君歷道其焦灼勤
勞之狀姑寢其奏五人者相率繫謝君无德色
淳熙五年改宣教即知江州德安縣始視平民
以丞暴弱羣訴于漕臺跡狀昭抑丞境罷去郡
將庇之不可迂怒于君督責日峻君謀避之有
以告守益怒移德安丞吹毛鍛鍊遽搥以叩

君時刻官方月餘人皆知其無他尋置獄筠陽
意遂昭雪守去而君亦歸矣邑素劇至是愈不
可為適負凶賞君力請于郡吏責少寬始得整
頽網而一新之春霖暮泆田家无所得食斂手
待盡君載來家至損直以糶間有無賞者以私
帑償之憂亢陽躬禱名山率家人蔬食逾月徹
蓋行烈日中或至忘食發廩蠲征弛刑緩逋以
次奉行无夫極其至已而日澤霏霏誦相聞
疫疠繼作飭鑿藥謹護視三賴以金活者衆崇飾
具庠弦誦亦輟有封股以奉母者獎厉有加邑

人劝焉初癸卯歲旱民貧官租入千餘斛至是
猶未及半君曲為之減余及二之二從漕司和
余米以足上供期以年歲償之可以寬其歛之
煩林公拆嘉其素俾即給予斛未能盡行也君
惓三請謂不及今為之他日必至重擾迨後
其言而君公及見矣人尤哀之君自待兩得疾
猶勉親細務寢不自堪顧孺人田我父年五十
三水浮膚而卒我年既及而疾又甚似殆不免
矣遂以人月十七日卒于邑治之正寢神色不
亂三月而歛如生也娶曾氏封孺人吉州教授

癸之女男五人柵孫棣孫栝孫柱孫椿孫女二
人長未行幼早卒孫男一人諸孤將以山年山
月日葬于山鄉山君天資孝友推以待物高
誼過人自痛祿不逮親且以蚤鞠于外家因仍
未能還鄉歲時祀享東望松楸追慕悽愴不能
自勝幼妹未行奉部綱所羸又益以曾孺人橐
中物歸李君司法順之季兄色為邵陽從事逢
郡侯之怒捕繫甚急君聞之垂涕徑走湖外往
來都下願納祿以贖其罪移獄江西又哀訴于
當塗諸公卒脫吏議閱數歲始得官廣州道由

君家別三日而償于道銜哀星奔護其喪歸葬南禮又挈其孥于郡併育伯兄之子甘若同之勉以孝問弟葆聚首二十年使之有室周給无倦隆具寓客胡夾州栝掛冠家居貧不能堪縣不加禮至以逋租没入其田君請計岁入以償責还半俸以活其家南豐宰盧君孝孫与君定交尝以公事忤二車既賴君解紛其死也又周之葉君大办免官待命邑下君念其清貧餉饋无虞日且為求直于有司而君以病矣具主簿之妻以危乳暴卒君驚惻不已委曲調護其家

遇人有急难惟力之視人或負之曾无怨言方窘辱時亦有不石者已而待之如初更覆護其所不及人以為难民有姓胡者險捷好訟君治之鼠伏又善諭之絕跡不至公庭君之喪胡泣于前甚哀良民夫所依至巷哭以过車君在官名為二年蒞事之日才半其得人心乃如此潔廉自將祿粟主租有升年之贏必懲其人而歸之然剛直自任曾中无留事一有不平空臆四言不肯詭随以徇人虽以此故所在整办然亦以此寡合君殊不暇雇郵久而人亦亮之惜乎

天不假之年見于事為者止此是可悲已銘曰
惟文憲公策公中與丹陽之洪藹然簪纓君志
自立家訓克承試邑九江罪罟是嬰人皆謂君
否終則傾齎齊志此歿聞者歎驚急理首公尚有
令名勒銘山阿以詔昆仍

蔣德言墓誌銘

仕官以作邑為難而又有甚難者姚江為越壯
吳戶口繁庶士夫駢集令才而勤猶不暇給四
明蔣君德言以便親為之宰貌不勝衣年又尚
少平時簡易知同或慮其不能办吏民亦望而

易之去御近當舟車之衝毫髮不及悔吝必至
此其甚難者府主丘公密一吏師威望赫然
君一見白乎已出其意退而視篆通予風生堂
未挾日声称流聞布訟見則承律所造至前或
片苦折之无不厭孤得君去判少傳播道路皆
以為神如催科徭後綱目簡明不妄施一蠶亦
官賦夙辨受役者俛首以办念丘公及部使者
大稱之以為今日之最則又以其余力修李振
葺傳舍講序拜序以崇義風歌鹿鳴以勤多士庶
酬曲當下情益通進見女人人自以為執已始

无一人議其後才半歲而屬微疾不聞月而不
可為矣闔境相吊如喪所親日相与聚哭于門
喪再之行塋稱長号江浙雖古之循良久于其
職者未必得民之深如此是豈可以力致哉盖
君家以詩出相傳父子自為知己者累世君少
俊迺近歲尤刻意向孝列心好問進未已故
其敏于政如此以是知非作邑之難雇其人
不易得尔嗚呼斯民之不見德久矣如君能變愁
嘆為謳吟于旬月之間曾不得究見所蘊天遽
奪之其不仁哉丹陽金壇蔣氏自末漢有封豕

吳山亭侯者代為耳族君之曾祖猷事徽皇
為中執法終徽猷閣直學士左宣奉大夫累贈
少師忠言直道冠冕一時尤溪汪公誌其墓曰
至今論宣和賢者必曰蔣公嘗守明州靖康來
避虜難卒于海山葬隱季山子孫遂為勤人祖
謨石朝散大夫贈金紫光祿大夫父臺鄉奉直
大夫皆篤厚君子也母恭人張氏君諱綸德言
其字也以乾道三年郊恩父任為將仕郎五年
試銓筆六年授迪功郎饒州安仁縣尉淳熙三
年之官八年以強盜賞改承務郎知信州貴溪

具丁奉直憂不赴十年授姚江十三年七月到
任磨勘轉承奉郎三月丙寅卒于具治六月癸
酉葬于定海具太丘鄉富戶與之原与父祖之
藏相望也君之在安仁已能卓然有立當路名
公知己甚衆尽力而職殺傷者驗視必親人以
不冤盜賊不敢發以輒得改秩之後憂患相
仍祖母安康郡太夫人俞氏既喪而父行一人
俱以毀卒君性至孝執喪甚哀調娛上下内外
姻族了无言君之志得行于其家而不得仕
者七年性不喜治生而好周人之急客至必置

酒不日家有元以是益置得祿曾未信眉而已
矣君之才有餘而壽甚蕃又素多病見于用者
止此豈造物者不能延其定數姑使之發時吝
于是數月之頃乎使又不得此則君之所長益
元以自見而人未必信其能過人也今邑人稱
頌之于前几不容口追痛于後久而未忘是亦
足以不朽矣君昆弟四人叔氏早喪君哭之不
能自勝至于成疾与伯氏季氏友愛尤篤榜及
岸從切磋李曰觴詠相從甚適也去秋君以視
篆之初不及秋賦伯氏季氏皆在選中又相繼

之官縉紳以為榮太恭人首過姚江方將往來
諸郎之間一旦禍起不甚晝夜之哭行道所不
忍聞而况于親党乎始余伸兄處州止女為
欲得快女婿成字歲就試禮部歸而喜曰吾得
婿矣有蔣氏子從其兄入場屋動翰如流取而
讀之駭：逼人父母少之未敢其覓奉書請
行氣字爽甚閱三年成婚翁婿俱名薦昏即德
言也德言于余最厚既嘗為之狀奉直之行今
忍銘君耶仲兄之亡相抱持而哭且白外舅既
不可見事公猶舅也今女姪既失終身之託君

以兄子為後四日具仁晚得一女曰餘拊之輒心
折因君昆仲請銘於辭亦不忍也哀哉銘曰
君之往兮秋風藹流聲兮與江俱末手摩兮搥
疾居元何兮民歌之忽不見兮何當歸父老頓
足兮咨嗟涕洟君歸兮柰何風搖兮水接汝
英爽兮如在託体兮山阿山可傾兮水可涸惟
姚江之名兮不磨

太府寺主簿周君墓誌銘
君諱元鄉字景仁別字聖予舊諱冬鄉字成甫
世為處之遂昌人曾大父諱從諫不仕大父諱

邊贈少傅父諱緝左太中大夫敷文閣待制致
仕贈正奉大夫以君陞朝贈光祿大夫文孝清
裁有重名而娶李氏尚書諱南公之女孫贈永
嘉郡縉雲郡夫人君縉云所出也年十三以刻
恩補將仕郎既冠授右迪功郎池州建德縣尉
光祿由祭必遷吏部侍郎更今名奏承務郎監
潭州南嶽廟充福建路安撫司準備差遣未赴
丁縉雲憂尋監左藏西庫又丁光祿憂服除差
充西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監左藏西庫提
轄文思院提轄權貨務都茶場行太府寺主簿

淳熙十三年至七月十三日以疾卒年四十有
七積官至承議郎賜五品服娶樓氏封孺人伯
父淮隸帥諱琦之次子諱鏗之女子男二人長
大受從政郎監泰州鹽倉次未名而夫女三人
長適葉相次適孔禮祿次蚤亡孫男三人文之前
君半月卒遷之將受光祿遺澤次復之三女皆
幼時年九月辛酉葬君子時之奉化縣松休鄉
桃花西與之原君性明悟過人光祿為當世儒
宗教子甚集集會伯君俱歿于壯歲叔氏浸去晚
乃得君愛之尤切常抚之曰吾不患汝不能孝

亦強汝之若孝受命之後見葉氏甥肄業慨
然曰吾舅也反不若耶遂發憤進學不半載下
筆成文中皆驚歎自尔手卷不釋情貫經史雅
有父風尤精班左二書前吳詩文裨官采說動
輒成誦數琴善自度曲挽予能左右射舞劍繫
刺圍碁投壺無精到釋氏教律禪宗之說道不
家符錄鍊養之法陰陽筮占推步之術一聞則
心通類解記轉不忘發為文詞筆不停綴飲酒
餘斗不亂席間賦詠敏若風雨似不經意而語
出驚人後或十數年間其故作歷奉不遺一字

商簡推古今抵掌劇談通暢磊落四座顧數間出
雅譎出口如響又莫不絕倒也加以數事能斷
有志于當世之務惟魏公當國上書論十事皆
國家大計魏公聳然異之歆擢置朝行而未果
除左帑以旌其言又嘗集漢唐事跡切于今日
者著要鑑三十篇獻于朝士友相期功名不足
為君道長春成就當為一世偉人平時少病精
力兼數人而小疾困之挾日而逝可痛也已帥
幕多不以事物自嬰君曰食馬而怠其事可乎
師知其才試以滯訟剖決如流有旨務神到云

俾帥司製造以頒諸州君寔董之且持檄徧閱
于外工力精緻至今為用西掖最為浩穰君處
之裕如文以其餘間溫習故登登名薦書百有
網運稽種調度偶朋上下持于無策君臨特制
變動中事机一日郊齋甫畢而歲幣迫期當市
銀七萬餘兩君威信素著老吏巨賄无不厭服
出錢總數十緡以次台授約期償直不日登足
版曹賴以无恐尤器重之任滿增秩盖未出墨
入二年元纖毫註誤乃始得此同寮皆藉君以
濟文思杂用金玉寶貝綾錦之屬尤難稽次君

始創簿物以号別之至今遵用其使之来允錫
賚器皿下至徒御衣衾等物皆以職守次第按
視至勤御覽君以為此特分賜行人不應過
礼以傷事体起部以聞上深然之支用餘羨
岁久積腐君請于部徧佑而嚮之得錢數万
以給止償侍郎李公吕園賞歎不已力引于朝
又以边郡薦之摧筦岁額八十万緡豐名虧數
君始就職皆曰君来則岁事无慮共既視事密
詢訪得數十條皆名數期会所当老吏輩匿之
以為密貨未始輕出聞因白事君引類摭發旁

通元餘愕貽相雇莫知其所以然後蚤有不在
條中者亦不敢隱以是未嘗汲二趣辦威未終
而額以益矣乞已南郊攝符寶郎先郊三日舍
宿人室于奉常居謂室固重鎮也今先兩夕置
于月非便日者犯時堂設寶于殿左宜即其所
俛寫具以從會宰殺取旨不及遂已然識者咸
謂君知体焉勾稽外府方嚮於用左右揆知君
素深自謂完庫皆時略去未容壽禮題不以時
君亦自喜有朝積將因是以見天子一吐胃中
之奇使見于用當愈出而愈高孰調其止是耶

然上而受知于當世名公往々期以國士与人
無高下矣愚又悉身之欢有以急難告輒傾身
赴之匍匐救喪尤為周不見有陷於罪者苟可
以營護之無不至故位雖未甚顯而声名已籍
甚才雖未盡用而恩之及人者多殯之日郭州
皆為之痛惜親覽曲下至閭里無不咨嗟相鄉
吊蓋其得人心者如此枯蒼達官最盛皆于君
至厚亦欲引而致之華途未能也光祿晚益流
苦君性至孝奉承左右常時誦書以娛悅二父
子兄弟自為知己談經論文侃々如也批喪哀

毀過禮亦死已先喪一力甚任門戶之責衰奉勞
苦人所難能自群王蓮峯葬所凡三百里水陸
險絕又適大雪君從疏露拜以禱喪行日光粲
然道中灘水激舟几王傾覆君號呼入水水百舟
以出人共哀之初光祿與其伯父俱將漕湖南
始議終婚伯父由淮甸舟以歸光祿入蜀道
還使江東君乃就成于四時光祿自求佳奉祠
寓于鄞置田畝為終計後雖還鄉治命俾叔
民之子守墳墓而俾君來依外舍然君未嘗悉
鄰國也君與人甚周而待之尤厚相從之日又

久而仕于朝復更為鄰元一日不奉周旋頃某
遭外艱御喪墨奔委家不暇雇經紀其後君之
力為多思欲一敘位謝未果而以訃耳奏曰過
君家有慟而不知所從也火受乞銘曰
括蒼之周文獻有傳光祿大之世推儒先君濟
其美有志當世天分最高身棄數器中節十年
始有朝蹟夷途發軔何壽之畜千載之英因此
一立尚尔後人有祭其幽

鮑明叔墓誌銘

友人鮑氏疇升將葬其子万里万石万容踵門

再拜求銘于余、為之悲始余數歲時侍二兄
從李先生若訥李時升與其兄德光受業于
門既冠矣今兄弟皆以兄事之時叔二十六而
入太李猶時、相过友豕日篤隆興改元試南
宮明叔與鄉人姓伯玉璧王彥方敦豕同邸余
與從舅汪公剛定求分以處而旧甥偶在選
中今又二十四年矣回首瞻游德光與伯兄俱
蚤世伯玉亦不祿彥方止于一尉淳熙十年卷
仲兄與余誕先君之喪亦自夔陵時叔未吊其
哀未几耳時叔之訃為之失声又刑目而仲兄

不幸甲辰之冬則定亦止矣之餘親朋凋
喪恍惚感觸尚忍言哉豕泚之止也余方在苦
西中不得摩其棺一慟今其可銘君諱俊德字
日新明州其少時字也世居明之奉化曾大父
遂良大父智俱不仕父瑋以君故該慶典封迪
功即母江氏封孺人大父力穡起家迪功愛二
子之敏入城就師友能相勵勉洛詭声徹夜旦
不休賦篇素正兼長于書多哉經史子傳之文
喜為人講說纒、可聽以其余力為詩詞發語
清麗倡酬、虛特君惜端重筒出自奉隨力不

為異三兄繼歿，獨任仰事俯育之寄，經理生事，米鹽靡密，處之裕如。與人交，閑務適其平，門戶雖大，若言事者，孝謹和易，率子弟以孝，延名儒訓督之，死子亦親故，見單寒者，親解衣以遺之。言德也。間有造門觴豆，留連談笑，弥日不倦。庠校二十年，閨人甚章交情，終始善。纖介之間，脩葺或致位，角顯曾不以毫末不請人，尤敬愛之。兩上禮部，竟以不售病且革，或其子母為松榿事，遺言琅，有序。三月六日卒，享年才五十有六，嗚呼可哀也。

已娶丘氏女一人，孫男二人，長曰初，幼未名。孫女一人，諸孤十地于嵩溪王子祖塋之側。以十四年正月己酉，襄平銘曰：吁嗟時艸而止于斯，少也篤孝，凡忘寒飢足用，歎瘵目侵，腦脂勵志，愈確期用于持命之不泚。十正空，歸孝吏中，知月評，則推有子，瓦家尚其似之。我作銘詩，繼後之詒。

朝奉郎主管雲臺觀趙公墓誌銘

公諱善，字靜之，一字德廣，系出太宗皇帝。後曾大父仲暹，夔州觀察使，贈并府儀同三司。

少傅嘉国公大父士造武翼郎考不晦忠翊郎
四奉進士以卽行稱贈通直郎公弱不好弄年
十二三誦詩書屬文如老成人未冠失怙恃困
窮自立手不釋卷足不越戶不知飢渴寒暑之
安兩試胄監軋道五年試礼部俱為第一登進
士第調明州昌國縣主簿昌國邈在海嶼公介
然有守不鄙夷其人為办曲直皆明達平允邑
人相与愛服之或許于郡多願没于主簿今太
師嗣秀王時為守俾緝邑平对易定海慈溪三
年簿領而典撫守之寄踰二眷三邑父老犹能

道其惠政海盜竊奔捕得全党郡欲奏以土賞
公言緝令捕盜不足為功誠不欲以人命希賞
典嗣秀王為奏貸群盜殊死力薦之朝公未始
耳也授兩浙轉運司幹官怒報改秩知抚州臨
以縣在江西最為繁劇公始視專即為文徧
諭鄉井出于愛利之誠心告教既孚乃具為條
目日限量地之遠近以定期約里長月不过一
再至訟事皆躬自予奪頃刻即釋去牒訴日省
縣久困于預借吏以歲例來白且謂不尔必不
继公命取稅籍閱之逋負實繁盖上下蒙蔽無

有發此者按籍征催不擾而亦有无額官地歲
入額多以膏妻用公自罷之復請併罢諸邑類
是者或諫虛市此之私創稅場請撤屋罷市公
力沮之以從民便太守趙公燁葛公刻列治績
十數條奏之有旨中書籍記去邑五年人相与
立生祠于具治邑宰陸侃之記可考也添差通
判常州浙石飢饉躬行賑濟一郡賴以全活翁
使以荒政論薦太師丞相史公土章率士備言
文孝政予之美召審察差監都進奏院迂大理
寺主簿秋旱下詔求言公草封予上之凡方餘

言其略曰陛下兼收衆善而言者志在投合搜
抉隱微條日益廣而姦偽益生甚者唱為任怨
之說竊狗公不阿之名一切付之不恤下情安
得不壅習俗安得不薄和氣安得不虧乎天下
之習日趨于褊狹机巧之域而无有優游舒泰
氣象士不畏義民不畏刑則是二十年来攘臂
建議爭以為勦者果何補欤 寿皇嘉納為大
理丞有以左帑宿蠹告者逮繫天獄官吏童
以倭譴云察其无辜謂將自其作俑者罪之則不
可勝誅若断以一二年来且有刑罰不均之歎

上覽奏開悟得不減平江民磨礮之獄皆以為
凶惡元可務之理公條可疑狀十六請賦證元
實情款抵招卒釋之十一年元省試考官六月
除提奉荆湖北路常平茶鹽陞辭 壽皇日朕
精擇得鄉公論士大夫為己之心重則愛民之
誠必虧營私之念切則奉公之志必息得夫之
慮深則服節死象之風必詆上深然之先嘗進
南北攻守類攷 上曰鄉向所進書可謂有志
至是又進易說謂聖人以斯道寓之書 上又
曰聖人以此寓之于書天何言哉易李要須兼

通天人鄉史李如此經李又如此及臨遣又曰
卿向來李優則仕今乃仕優則李朕得人矣數
日有請薦擢宗室人才上復言公經李文章維
士林中亦罕有之湖北大旱鼎澧尤甚入境一
日躬走村落抚慰飢羸得戶四万余口二十万
通融諸郡雲卒之儲尺以為用賑糶貸濟三者
並行動得其實疫者菜餌兼之奏閣負弱憂稅
是歲粟麥倍收禾稼豐盈民至扶老携幼來謝
初行賑貸或謂荐飢將無所取至是民予其以
償諸郡充足嘗奏買撲稅場十餘何渡四十五

岁入甚微而豪民大为民害尽罷之十三年除
潼川府路提點刑獄重囚謝謗州縣聞訟稽考
平及細大不遺才三閱朔漕使闕上稱公儒
者可使治財就除轉運判官公嘗論國朝置轉
運使本以收藩鎮之權絕妄用之蠹脫斯民于
暴征苛斂之甚近時司漕計者特以賦斂為事
芳為材能者務趣办而事督迫州县之困弊民
力之寬之大始間也故其視州县如一体有元
緩急皆得土達悉力以充之諸郡所貸緡公至
十餘万俾守式置籍約以暮年優裕乃償自是

蜀東諸郡奉元憂熬窘缺之狀十四年詔諸路
監司條陳民瘼公言賦役不均獄訟不平征斂
煩急酒稅苛暴四事且曰陛下延見牧守固將
以覩人才也而計臣請以奏劄之一陳上俱之
數郡守乘滿者莫皆不責舊逋宿負征商摧酷
肆行部虐以藉手求進近議者有刑輕之疑帥
臣治盜輒先斬以自刻而求彈壓之名使其皆
當不過能連殺之而已僥歸之有司按鞠亦不
免于死万一愚誠不能自時寬恨之氣豈不上
于陰陽之和乎兼遂寧郡事閱那熙民有爭

競且曰公未始擾我其忍負之公措置常平深
察宿弊揮官就倉和糴石增百金市有增損亦
隨低昂听民隨所有求售亦不限日糴之數實
惠及民官儲充積公私便之所至就郡席立李
以教宗子率知鄉李精節末蜀九三年士民愛
之如父母遂寧尤所歸心寢疾二旬上意力馬
歸主管華州云臺觀百姓始則朝夕饋問相率
禱祈父歸臺稗奔送諄泣不肯去既達寓里屏
絕家事独处一室面史自娛一日然朝家人將
歸正寢且歎自為尤翌日天將時燕坐榻上瞑

然而逝十六年八月癸卯娶錢氏僅再岁而
已贈孺人再娶杜氏初國正獻公之後封孺人
子男五汝傳修職郎新監舒州山口鎮次汝侯
以公遺澤補將仕郎次汝侯次汝何國子進士
次汝仲一女許適承奉郎揚察孫男一人崇揆
孫女二人以是年十一月甲申葬于紹興府余
姚果緒山之原通直墓左公夫資高以識見超
詣研精性命之說為議論及所著易說明白
簡易晦菴朱先生一見歎賞以為擴先儒之未
明厥正郭先生嘗序易書謂貫三才之理于子

中一語儒之說于子外二公師表一世于公特
厚悔菴屢以書來相期甚至願正出一編五公
以奏之上致、好孝公退不少懈率夜分乃解
嘗即國史所載深求 藝祖開創之微意為本
十四卷曰皇朝開基要覽又為皇朝五政類編
不幸寢疾僅成數十卷其他如南北攻守類啟
晉載几年表皆行于時又自論說語鏡歌鼓吹
曲祝堯文等詩文六十卷号恕齋類彙藏于家
公孝行根于天性自以祿養不及祭祝務極豐
潔悲慕不少衰弱弟擢妹備彈鞠育教之有成

仲弟善与同登科季善舉亦以取應得官女弟
再適人皆竭力資遣遇母家桂氏特厚舅氏既
卒訟其遺腹、為之嗣且厚給之其他悲故用
抚姻族恩意称是廉靖自將一介不妄取狂郡
例丹皆擯不使前按例饋遺者悉歸公帑刺卒
尤所蓋心首矣莫不待其請奉奏牘面授之其
在他州則郵置以達人知其不可以有挾無敢
以撓公者間有按劾不以强有力為禪所部肅
然楚蜀之士夫類能称道之公抗走不群砥節
砥行不泥紙上空言必欲施所季而見之行

事尚友古人思与之齊人或疑其好異公不顧
行愈力久而益安人益信之考求試故貫穿今
古直欲立事業以傳不腐少名齊以宗迂以勵
其操後名以恕其志將以及物也出而從宦苟
有利于民固之甚于飯渴救荒施舍之外又所
在為經久之計在昌國已能効勉富室買由与
山專為編氓嫁娶喪葬之資在湖外則率十四
郡買田各畀郡文孝司之每三岁則以給士之
与計偕者在潼州則以漕計之餘使州县置奉
子莊孕者產者俱給之米皆至于今賴之使天

假之年處以大位益據所蘊膏澤必時下于民
而官止于負郎壽止于四十七識者痛惜之嗚
呼豈以多記損心憤世疾邪而至是抑果有數
不可逃邪某与公相見之日可數而相敷特厚
汝傳妙年魁世科大似其父率諸弟力孝以守
素：汝從人太孝盖前所未有義方之訓可知
汝傳会称公行事来求銘採其可銘者書之餘
弗者銘曰

熙陵諸孫嘉國好文流傳至公遂為儒門公起
敦貌立志堅正尚友古人期与之並孝貫經史

仕更麾符孝仕俱優形于帝俞早心濟民一變
齊魯志勤道遠中道而阻齊志何言勤厥山阿
有子繼之尚其不磨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太府卿王公墓誌銘

公諱卿月字清升世居開封府祥符縣魯祖環
左朝奉郎大理評寺祖阜和安郎父思正翰授
醫痊累贈朝議大夫朝議辟地轉徙高居呂州
今為台人公生以顛上嫡母太恭人商氏夢月
墜以前以裾承之舊得其半是夜陸宜人宜生
公故以名命焉公穎悟不凡未冠而失怙恃固

窮自守必欲以奮身陰與感元試人右奉乾道
道二年中其科授承節郎德安府復州漢陽軍
都巡檢非其志也益于季五年遂登進士第調
選温州李清尉到官值海寇充斥制司馬捕甚
急諸將皇遽公處之自若密使人扼其境路所
出相繼就擒以授諸將不自以為內裔後獲盜
不一公謂少曹虽有克暴實以失業至此多為
寬其獄識者知其為歸器使憲程公大昌奇其
才荐于朝乾道七年十一月召對稱旨改承奉
郎守宗政寺主簿九年三月迁太府丞六月為

秘書郎兼吳王益五府教授淳熙元年七月除
起居舍人十一月除起居郎閏日兼權中書舍
人二年兼直學士院公起尉曹不四年擢用為
文字官制詞溫厚員若素官嘗草胡公銓詞云
吾寧身蹈東海獨仲連不欲帝秦至今名重秦
山微相如何以彊趙人多稱之論事尤不辟叔
貴是屯為殿試编排官宣召之日繳奏池州守
臣忤時宰之意因以帥才荐之五月除宜秘書
知廬州時方年三十八在廬僅七旬而陸宜人
年高嬰疾請祠而歸日恃醫藥衣不解帶五年

春除荆湖南路計度轉運副使八月丁內艰哀
毀盡禮甫修喪起知靜江府當李接陸梁之後
專務摩抚八年秋閱先期有告效用時殺將官
以叛公廷詰而叱之曰前帥平賊功賞有不明
何預我事我待此曹如子弟汝乃誣之邪械以
屬吏且曰事畢當行軍法監司遺僚佐未敢用
他日公不為動冰部勒以制其愛仍携家徒觀
以安家心效用謀既泄而形格凡乞事元敢譁
者歸即取告者謂當反空汗喘不能言公曰安
人元知不足以膏吾斧戮以遺之效用又宰其

衆沂曰前日社已業办明而市井訛言不已
願納軍器于庫以釋疑謗公善論之羅祥而退
為出錢五十万于市許告捕訛言者翕然而定
其處事類此時臣僚有謂廣西監法不便于民
欲罷官鬻而行鈔法招監司帥臣條具可益公
力言鈔法之害五千餘言虽一時不能回卒如
公所料十年七月移帥襄陽觀覽形势極論事
宜致于元指用公大要謂襄陽重地當屯三万
人乞移荆南之屯併歸襄陽仍以節兵石人隸
荆南分荆節為二軍以襄陽為都漢荆南為副

未几，壽皇令條列邊防利害，以徑以此書繳進。才一年，均州報虜人侵地數里，削木大書曰：「移封疆，過此切人詢，詢謂又伺邊，蒙公知其妄，奮筆為檄，告諭邊民安業。西府馳問，所以公以家族保元，他每言虜中獵騎多逼進境，公與兵帥先期圍獵于郊，視日加遠，虜遂不至。又嘗虛傳有警，為之出遊，觀首抵奠而歸，路以充事赴鎮之初，遭言荐飢，竭力賑濟，奏陳。至于五六田里，得免流徙。十一年，言者乃謂公惰不講荒政，十二月罷歸。十二年，再主管達寧府、武夷山冲。

佑現十五年冬，除利州路提刑。既奏事，進直顯謨閣，改帥廬州。叙人与石門蠻互市，紛爭，蠻被殺傷者，三公謂蜂蠆有毒，不可不備，奏易守臣，練兵習武，時忘戰日之士，卒驕惰，公習勤，予強弩，躬自教督，軍声大振。其後石門蠻王特錯果，賜書印，部川都蠻王墨崖欲借兵以侵邊，又集蠻衆二十部，兵事勢甚急。公雖已表備，不忍戕民於兵，令蕃漢耆長王文通父子諭以禍福，蛮人堅欲得前叙守而甘心，烏相持數月。公諫知蛮中有郭萬律者，最號桀黠，為之主謀，致此邊。

惠以厚賞生致之或請誅以示中公曰此易爾
恐復因此生事奏請磨以重役迄今役字神衆
監軍既失心腹之人始以印狀設誓待命下吏
邊徼以寧紹熙元年進充圖閣再任明年召還
三年正月始至行在所除宏正少卿尋兼中書
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六月假吏部尚書為金國
生辰使未行除太府卿已而瘍疾於背或勸其
辭行公曰君命不可辭也七月壬午行次揚州
卒于舟中享年五十有五積官至朝請大夫娶
趙氏先公十年卒贈宜人子三人好謙迪功郎

紹興府諸暨縣尉好向好生並將仕郎女二人
在室孫男昱將受遺潭孫女二人尚幼諸孤以
十月己酉葬公于臨海縣之牛極山合趙氏之
墓公性警敏記補絕人先以武奉進既精習兵
書或事又登需科同章 贍尉隨事立就議論通
暢灑：可听古事今事罔元不知旁通釋老之
書百家之孝游藝多能為士林第一醫卜星曆
動皆精皆琴非雅鄭入千輒二儀表現偉神情
洒落唱弟之日 壽皇病良久簡記蓋有自
矣從游王澤一癸中的亟被金幣之賜任瀘南

教士率率列兩傍百夫出帳中帽集帖上元不
駭服至于考办昇尊右物游戲翰墨丹青一一
造妙其他世故卯之先劣而又貫穿文法練習
吏事恩威兼奉所在办治心計有餘秋毫可察
而特心忠恕事率從厚僚吏有請度元可用難
忤公意播然役之故人樂自尽公以不勞而事
集疏財客物凡所難及歷官虽久用度之餘隨
以散施親旧元所計惜月給言賦旁及鄰里之
鰥寡孤独者身後總有田六十餘畝書畫圖籍
之外儲蓄元几暫攝檢正于讞議之際務從寬

典以有識其過甚者公不卹也君鄉恭謹无貴
賤与之均礼閉門省事而不絶物不以一毫之
移干州縣鄉人以此益加敬愛桑圃北山之麓
厥孔德璋移文中语列為扁榜泊然若与世相
忘者倘祥尽日望之者以為仙平日有志事功
留意世務擁麾戎遍東南所至現山川問風俗
歷以曾次独恨未識中原張燿有行欲周覽洪
河大山以贊國家現恢之畧而齋志以促荐紳
痛惜之諸孤彙其遺藁僅得三十卷藏於家集
客授東嘉始以同寅相与持厚贄俸母在周旋

二年見輒頌倒嘗与之論兵公曰兵不易言也
指授大畧則又曰謹之戒之惟恐于殺人者可
以言吾侪皆不忍也每歎服之公自蜀歸一見
即曰言此行他无所待嘗從康節先生孫魯傳
易教甚詳以兼官玉牒時相過論人窮達寿
夭寺驗甚中許以傳授久而弗得語其家人曰
今年我當厄合万里之行其能免乎一日取其
書細焚之而去未几遂下世豈偶然也哉好謙
兄弟來求銘余心痛公之不得行其志也遂為
之銘由

穆王公世家開封寓居赤城乃亢其宗始以
武進旋以文顯尉討賊賞謝盛典召對明光
結知至尊不四三年西掖北門于序于桂手襄
于瀘所至稱最淺歸中都司宗司府試至比殊
望舒感夢率止于鄉人皆期公出入將相裔老
以歿天乎不諒六尺之軀才廉百人死而可賈
人百其身我誌且銘辭無溢矣以詔後人以尉
孫子

知婺州趙公墓誌銘

公諱師危字舜臣太祖皇帝几世孫曾大父

令蘧邕州管内觀察使累贈少師道封昌國公
溢孝良大父子翔修武郎累贈武節大夫父約
述武翼郎改贈朝散大夫前母錢氏贈宜人繼
郭氏封太恭人建炎南渡公以紹興十三年生
於長興先大夫宦游遷徙尋定居于紹興府之
餘姚公幼穎悟慧如成人七歲听讲春秋能解
其義太師史魏公初為邑尉二子與公問砥席
公日記千言不笔成章魏公奇之未習声律以
右体者雪賦甚工三十年取應授承節郎監潭
州南嶽廟 壽皇登極轉保義郎隆興二年以

鎖試登丙科改授左承務郎監建康府糧料院
郡委熒輸度吏以壓案銀乘公正色叱去盡革
宿弊俾自概量邦又已稻之有民田在大江中
流訟久不決官吏憚風涛之險元親臨者率不
得其實公輕舟徑至田所訪之耆老曲宜始明
帥閱其祥祿獎不已疑獄多以屬公仍兼領獄
掾帥漕交荐秋備調知武進具公課績委剖批
如流落筆精當老胥聳服具為士夫淵數豪民
府勢送橫言轍殿諸邑送使婚錢自數万公疏
以理而戾其期會翕然樂輸不費鞭筆先期以

是乾道六年騎軍徙屯旁郡屬邑分造序舍將
校邀賂公不從徙之破埔地倍費工力公躬自
督工落成又先他邑愛民御史寬猛適宜而若
老子吏事者而公年始及壯人尤服之守知其
才事无小大皆与公謀年少行卑而俾兼尊長
司攝郡博士宗子儒流又皆驚嘆喜益聞部使
者列荐于朝权知郡武軍陞辞所奏皆郡邑利
民事進止祥華占对明办 寿皇嘉納且曰秀
正之孫与鄉同名孰為長公对曰臣為兄行遂
命幼者更名皇族更名寔自此始郡以運鹽為

言計積蠹殊甚用度益匱察吏俸給至累月不
支公剗殃百弊親登一新課入增行去郡之日
帑藏无溢至今賴之士俗慄悍至白晝以刃相
殘有手刃十餘人者又多盜公重為之禁俗為
哀止嘗捕強寇至廷公一閱知其非從釋之邦
人疑其太旬猝已而得真盜衆始駭嘆以為神
有屬民兄子尚幼重其目又寘毒食中函囚以
覲其死偶以他事到官須其兄子為證逾期子
至俾撫其家待于僻舍瞽廢骨立非漫人形公
為析其產命醫用藥復為金人員生死肉骨之

思也吳郡具二李增其廩給昇新貢闈士氣益奮遂有以經李冠南宮者造鎧甲承命最後而力集最早試于御前彊弩不能徹而弟賞乃次他郡上供溢額必不自言郡人刻石以紀政績監司入境善父遮道奉留不可數計憲吏謝公師授首以聞漕使崇公謹公細繼之有旨審察還朝欲使持節矯南公辭以親老除知滁州未上下先大夫安服癸除貢州奏事睿笑允宥儀員必政廢廟稅課日虧公為之削必價以便民蠲征取以通局用度頓饒會南北泛使交馳

供億數倍處之泛客又以公帑之餘助漕計前此未有也飭武備修杜壇百廢具奉諸司爭言治狀歸奏民兵及兩淮備禦之策擢知温州溫在東浙為劇郡八士尤繁公延見尽礼務以儒推緣歸春秋釋奠于李元日序拜皆宴以觴豆儒士歸心烏院牒訴數百紙不以屬吏治豪猾雷寃誣或持短長器訟者得其情不歆已甚正色誚責之媿謝而去不敢復至廷下鉅筭為清積逋殘欠追逮日繁公悉蠲之四邑不下數萬緡而公樽節有方不以乏告也吏有偽為符印

以盜庫金為印鈔以欺鄉民者公據法黥竄
吏重足一迨元敢犯者會歲疫甚公盡力調護
全活者不知凡人年餘以誦誦轉聞徒知婺州
首蠲宿逋減折苗以寬民力罷酒務敷賣之擾
人尤樂之才颯月而公病一日謂家人曰吾數
將盡車平生不泥佛老不指鬼神不好机祥不信
陰陽卜筮方術之書毋為禳檜使我為畏死志
生者名醫四集皆以札遺之又曰吾死無憾惟
八十之母不得終養為吾大恨吾婦吾子能孝
養有加于前則吾死亦瞑矣易筮之際不但不

亂以紹熙四年正月壬辰終于郡治之正寢享
年五十一娶聞人氏封宜人子男四人希醇高蕩
郵軍高郵縣尉希一秦州如臯縣尉希白湖州
烏程具主簿皆迪功郎三人累荐冑監未上礼
部希章尚幼受遠澤女四人長適文李應宗度
及幼女皆先已餘未行孫男三人長与慶次俱
未名女三人十二月唐申諧孤將葬公于縣東
石堰西嶺之原以秘書省正字顏君搢之狀未
求銘余与公同登進士科相与素厚假守東嘉
去郡數月而公至如臯又娶舅氏汪韶州之女

契好益厚正字嘗在公幕下所載詳寔可考為
掇其大者而序之嗚呼公簡重而周于物謙退
而敏于事務清勤謹然諾事父母盡孝居父喪
哀毀几不勝分宜人早喪殯于青田公自細聞
之每深霜露之感宰廷奉以婦以公遺命葬于
先大夫之廬山弟妹孀娶身任其責門內專守
礼法長初進退有度事元臣細動有繩約內外
肅然篤于教子虽吏道倥偬公退必使之環特
講貫經史商雜人物或通夕不倦故皆有場屋
之校家素饗忍貧如鐵名食不重味衣无華采

藏書外无他嗜好姚江一區之宅僅庇風雨兩視
者若不堪而公以數十口處之泰然治移於官
吏事心計有不習而能者故所至可紀廉人自
汚而以恕待人方在郡時親旧及寒士随力周
卹各尽其意雖君問冬以其餘周人之意作文
若不經意而投筆輒就嘗採史傳治乱成敗之
迹為博古摘華五十卷臨江築小室號翠霞有
詩幾千篇以名其藁他文稱是嗚呼惟我國家
慶源源繁衍英才輩出進与寒畯並驅仕為朝廷
重臣漢唐之盛不及也以公之才抗志尤高而

進孝不僂使遂登用必有以大表見于世天不
假之^年其所施設著于四郡而止君子以其所
已為足以知其欲為者可銘也已銘曰
周強以宗^宋祐元隆本支日繁人材日豐公
生明時不為不逢惠洽四州声流南東杰而宏
博之習以早達而事不就遠大之業以中寿而
位不充家季有傳餘慶所鐘詩以頌之尚詔元
旁

盜陽具丞趙君墓誌銘

紹熙四年今余待罪西掖臨江彭子壽龜年以

秘書郎擢右史一日相与論近走皇族人物之
盛余曰自元祐初字湜始見于進士題名至紹
興十五年有伯攄者登甲科余時已省事人皆
言南渡以來所劇見此人必遂通顯矣後聞其
沉滯選調而去^去甚高子壽曰子之榆乃及此
耶此吾之婦翁也其仲子與化使君今夏遭母
太宜人曹氏之喪以婦將祔葬于吾鄉清江吳
建安鄉磐石之西宅原君之墓以君之行狀表
款併求銘于朝士子其為我銘之君字德蘊
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祖世統贈安化軍節度

使濟陰侯祖令青贈昭慶軍節度使吳興郡公
艾子暉武經郎君生于東都睦親宅幼而穎悟
不為兒嬉五歲誦曆數千言僕如成人吳興慶
而柑之曰是兒必以博昼光吾門請康避地微
之婺源武經赴調君年才十四幹蠱有條道方
梗踰年不聞向君昼夜泣禱一夕然臂武經心
為之動投袂徑歸人以為孝感武經官臨安母
孺人王氏屬疾君侍奉甚謹藥非嘗不進衣不
解帶居喪哀毀悲号感動行路兒有欲呼過門
者長老呵止之汝不口趙孝子之泣乎里巷肅

然從祖令疇以正爵司宗必敬官之君以願李
辭及隨侍臨江聚奮數十人君尽力調娛群從
幼孤未立友愛備至躬率講習其後聯名荐送
有登科先于君者高宗嘗偷宰臣曰朕聞取
應宗子伯攄程文多引詩書良不易得可令赴
正奏名及臨軒放進士刘章以下至第九人見
君名顧進臣曰是能方李取高第誠可嘉也唐
見稱獎欲加進擢君不屈于當国者正依格授
左迪功郎徽州同戶參軍用特恩循修職節太
守初亦易君後知其廉勤而臨事明敏歎曰平

昔自謂善料人，凡失之趙楮，殊未易量也。經界法行，君躬按阡陌，抑強扶弱，不容姦欺，樞密河公鑄繼為守，見君文體，與雅賤奏，悉以屬焉。汪公勃歸自西府，聞鄉人譽君，其曰：吾頃為廷試，諸位官嘗愛其策，恨未識之。今君以檄至，點一見如平生，歡即荐于朝，秩滿循澁，政郎為鄱陽縣丞。洪公與祖守餞，亟稱之曰：棄膏粱之習，躬寒素之行，宗室之標的也。參政程公克俊方聞君與君論詩，久或至終日，二公俱荐之。調柳州州季教授武經，勉使之官，不得已，留家侍傍，單

騎以往，至宜春，慨然曰：深入瘴鄉，童貽親憂，仕進非所急也。遂乞侍養，以婦初陳，又恭公康伯知貢奉，擢君為奉首，及登參預，君赴調，喜甚。延壽時宰，欲振耀之，會銓曹有南安教官闕，君曰：是以便親，他何求焉？陳公欲留之，不可曰：此非所以處賢者，姑以成公美志。爾將之官，代堵祈少綾，君与之同年，為遲，幾年而後進。會陳公入相，或功申前日之語，君謂方安于此，苟求非吾願也。郡在庾領下，君訓導有方，世皆奮勵，弦誦寢廣，甫士考遭武，徑憂哀，札有餘，治葵

惟按之禮經略陰陽拘忌之說曰葬者藏也卜
定兆而安厝之禮也親喪分當即死敢徵福乎
服除轉為益陽縣丞張公孝祥方師湖南邑事
多以付君訟久不決君徐誥其情抑以片言莫
不悅服有求荐於授奉范公或象者范曰非敢
惜此章欲留以待一美者君既篆首以剡上蓋
與君嘗察知之尤深也乾道四年夏君以勤職
而又禱旱重為暑氣所束疾如刺瘡屏去醫藥
起居如平時七月四日晨起猶對向疾者已而
以言但以手如額若誦助然而逝家人環泣忽

頤曰旬擾我良久復瞑目既晡卒于官舍之止
寢享年五十府五具化通籍朝列累贈君朝奉
大夫太宜人少君五少用封人左宣教郎知海
門縣棟之女有美行安其夫之貧故能保其家
而又教子以有立君之葬心其年十一月壬申
太宜人卒以五月二十七日其柩也以九月
庚子子四人師侗從義郎永州兵馬監押師俠
即興化七官朝奉大夫師傲師翰俱為承信郎
監潭州南嶽廟女二人長適通直郎知文州軍
州事王流次適子壽朝散郎試吏部侍郎兼侍

配當先於吾女迨終喪賜從子受室女出適又
嫁一表妹然後畢王氏姻事親族之長者以禮
待其初以慈有疾或喪竭力赴之寒暑風雨不
顧也朱嘗談人之短閔人有善若已有之為人
謀必長慮却顧為經次計而忠告之性酷嗜書
經史百家无不該究手抄者至數百卷勤以書
包娛白老矣豈以求進袒欲賴此收放心免為
外事撓耳奏佛九謹旦必深修終身不替也味
中澹不蓄長物正容退然而所有甚遠使盡其
才用於世必有大过人者厥後孝宗必親睦

夫人封

敏

今

不

不

不

不

不

不

九族搜取人才中外進用不減周宗而君正於
中壽墓木拱矣豈非舍耶與化能以才諳自見
庶將夫其家銘曰

猗嗟益陽宗姓之望也少登巍科中興之倡也
受知思陵追文恭之相也竟沉下餘何天之
不諒也道行知家而矣奮之暢也使盡其用几
全之劉向也我聞其矣而銘于既葬也後人勉

旃尚惟宗之尤也

永寧郡夫人孫氏墓誌銘

夫人姓孫氏池之石埭人世為大家曾祖某祖

某父某夫人幼而警敏事父母以孝長歸故中

書舍人直學士院王公鉉公以一時名儒寫李

洽聞與內妹制光顯于朝每語人曰我方勞約

時刻意于李夫婦攻若食淡矣而愈相安及從

仕以來尤能齊家治內賓祭省禮略不以累吾

心所以得專意宦李者皆其助也以是人益知

夫人之矣舍人書元不通尤遷于易一日自卜

卦顧家人曰吾殆將死矣遽捐館舍年甫四十

有三夫人不堪其憂時舅姑在堂幼孤滿前舍

人請貴元生業家道艱窘始實繼室性又戾方

夫人身任一門之責娛侍阿姑率能當其意舍
人有弟為庐州錄事參軍公蚤世孤嫠又衆夫
人經紀其家抚愛其子女不刻已移憂樂与之
同婚嫁与之均人尤以為難孀居十餘年二子
長立送仕則尽付家事不復介意且曰我辛苦
教子幸爾輩能任事吾何求哉安與往來兩間
優游自適專精佛課諷具元倦色暇則歌詠為
娛舍餘弄孫如此凡二十年長子宰郟之崇阳
迎待滿秋夫人以微恙卒于郡中顯陀寺之寓
舍淳熙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二子

長田曰漑朝請大夫直祕閣知平江軍持事次曰
渥故朝請郎守大理少卿教仕女五人承議郎
新通判施州湯允德迪功郎臨安府教授章綱
進士李昌齡汪森李熙載其婿也孫男七人長
木蚤卒次充苗從子即充四州都大茶馬用幹
辦公事次伯昌迪功郎次東文林郎江州彭澤
縣主簿次夢昌次汝昌次搃迪功郎次夔州壽昌
縣主簿堯昌登東俱堂上礼部而夢昌兩預首
選孫女二人長適承子即監建寧府大挺場兼
延年次適承子即監無為軍崑山鎮虞方簡夫

人始葬于古壤之黃龍山少御嘗位于朝方以
才奮而遽下世東其子也痛其父齋志而歿日
者又盛言黃龍山之不利紹熙三年啓夫人之
穴謀改卜焉平江時方將漕西蜀既歸遂以五
年九月望相与迂葬于九華山下某少嘗問舍
人之文三入脩門不欠識少卿及平江為戶部
郎一見如旧識慶元改元自吳門貽書以夫人
之銘相屬且示以已之通江陳宰淇所狀遺行
而公已得娶而歸今日又以書來曰子既得閑
其遂成吾志惟夫人淑懿行皆可得銘內平

江之請勤甚敢敬書之

銘曰

惟紫微公掌內外制謂將坊用而不永世一子
克家以才教身孰知闡範自孫夫人夫人之亥
用心均壹始任其旁終享其逸九華之麓千載
是藏我賜以詩後其允臧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四明樓

鑰大防

墓誌銘

高端叔墓誌銘

余与端叔于旧矢宦游契濶而情好愈篤益甚清苦勤敏皆余所畏而与人薰然又不得而疏也非門来歸携交離騷一軸道余曰試讀立當烟与論其當余退尚讀之擊飲其精深而悲其志方将与之痛飲而極論立而端叔已病久而不可為精爽犹前日也一日道女奴来子礼

炳然以所藏歐陽公為進士時白懶反其史藁
持華見遺且曰吾將止以此為永好辭之又至
未几而亡矣實慶元三年九月癸丑也往而哭
之哀將葬其門人未告曰先生葬有日願得銘
其墓余為之泣曰卿固嘗狀其先君之行今又
忍銘端叔邪李叙而銘之君姓高氏諱元之端
叔其字也韓國戚烈王曾孫曰士擊朝議大夫
是為君之曾祖：公仔右宣教郎燕山府路宣
撫使用住管机宜文字考世值修職郎致仕母
洪氏封孺人高氏家薊門五代之辭徒濠梁又

徙毫是為蒙城高氏後居京師建炎衣冠南渡
修職始寓明州今日慶元府著籍于鄞收貧而
喜教子君性穎悟絕人勤篤為絕人居近市獨
處赭山蕭寺顧元書得易一編晝夜誦不輟遂
曉大旨鄰士異焉稍借以書召下意頗疑謹所
疆記執札甚恭人以樂告之飢寒寧落事若万
狀人或歡且怒至排檣不容瀕死者屢矣而志
愈篤夜依佛燈寒擁敗褚或數月不娑擲繇是
博通經史諸子百家之書少未知名屯田郎三
山鄒公錡一見奇之俾訓其子鄒公為鄞士師

表人以此加敬始寢得東修以奉親且力于孝
今漳州使君溥公伯成為教授折節定交不以
諸生遇之繇是門人益衆殆數百人少讀袁陵
許公翰書及送沙隨程公迥故尤遠于春秋博
采諸儒所表搜扶无遺間人有書曾不憚遠褒
粮徒步而求之前後凡三百餘家訂其指歸剛
其不合者會于為一書間出已意号義宗益十
餘年而後成晚多所更史寄務明經自三傳而
下衣尽以為可吾鄉及旁郡之為春秋者多出
君之心或其門人之弟子也嘗病孝者不務下

孝上達驟而求之失高放自天文地理裨官小
說陰陽方技種藝之末靡不究極雖庸人一技
可取亦不礼向焉佛氏大藏經五千卷讀之再
过他可知也含英咀華以昌其文困託多故其
思苦憤排極故其得深貞有剗自鉢心穿天出
月之上既乃日造平統以几于右作詩数万存
不能什一自謂樂府不媿前作嘗謂離騷之孝
几止矣為之九篇曰愍時志曰臣薄方曰惜耒
日日感回取日力陳曰危衷曰悲婵娟曰古涌
曰絳恩深得三問大夫肯意且曰變離騷者公

流於千載之後而探端於千載之前非哀而求
異于騷所以所極其志之所婦引而達于理豈土
裏以庫隄於潰波之不破者也又曰班固揚雄
王逸劉鯁顏之推揚之者或過其實抑之者多
損其真宋玉賈誼東方朔爨忌桂南山王褒
劉向之後皆悲原意各有摹著大抵細續緒言
相与磨詠而已原之微旨不能有所達明噫君
以為騷人之本意將止君之意又將誰明之邪
性嗜土家藏數千卷手自點勘室之如珠玉遇
所未見辭衣輟餐不計其直又好周人之思有

古人內誦之心田不滿半頃或割十畝以遺親
党子父世登孝說濯炊爨必身親之初入郡庠
一美哉必以奉甘昔而食淡自如人設異饌不
敢嘗必歸以遺親平君无扶言遽也疆方而忍
問薄之以患難而不可辱教導生徒勤慤不誠
如訓己子貧者致貧財_也卻之而訓愈力有念其
孤苦衣食教誨卒名于鄉君无德也也婺士柳
彖老于逆旅君哀其窮字鄉人供給之死為
之棺歛至殯于家_皆音人所推乾道四年荐于鄉
淳熙改元又為第一九五上春官宰不第僅得

因慶需以榮其親去年當受特恩不就年財
五十有六而年疾既華不食者月餘自分必死
卻藥屏醫而處之怡然區處身後予徹悉無遺
獨以不得終養母氏為痛修職葬奉化之察廉
罔力疾作書以母氏他日予屬其門人屠君規
以其居近察廉也且為書以別親曰君子曰終
豈不倍哉豈還哀哉娶朱氏里士友問之女先
一年卒子男三人子高子高子文一女泚尚幼
家貧无以葬門人相與經紀其家以十二月甲
申葬君子于桃源鄉蔣山新盛隩之原始修職立

名門寔為殿撰睢阳利公裴之甥君孝曰固有
自來蚤受知于殿撰從子侍郎孝驥用公侍郎
縮周公年八十有二為君記謙齋稱君之刻若
虫聚營積雪和膽刺股不能過也屬文瞻蔚吐
咄逼人孝益富文益進行蓋脩此其志欲立于
万人之上而以謙名齊可謂有志之士矣客游
栝蒼吏部向公偁夙裁最高愛君之才教以詩
律其子參政公遇君尤厚至今不衰也禮部會
稽陸公游文章少所許可詩人稱君又好奇
前輩遺墨故物對之則起敬如見其人得之則

喜而不寐以遺余者一二也老校退卒与俗
中原及兵家事抵掌慨有封狼居胥之志故
論兵法元精或得其一廉以于時宰諸公為之
驚歎使得少分自見且將著于事業而坎壈終
身不得一官以死豈非命邪彖宗百五十卷文
有易論詩說論語傳後漢歷志解各一卷楊子
發揮三卷詩三千雜著五百号茶甘甲乙藁藏
千家嘗結庐察廉社大小万何之問著万行先
生傳自有為人達生任性不拘物儒者之節好
孝而末至于道好文而不中繩墨好問而剗仁

于右澹苦吟而不能自己鄉評云謂君有不可
曉者三貧而疏財兒右氣稟而樂易已甚衣冠
垢敝望之如木雞而曾次灑落掉有晉韻知君
者以為然銘曰

君之生兮何為君之往兮何之孝窮百氏兮五
上而空歸蓄書方卷兮竟死而何裨夫不可問
兮吾將誰訴君視如歸兮吾又何悲志在乎魯
史之彖宗文存乎楚人之騷詞境浚有欲知万
竹先生者其視諸斯

工部郎中曹公墓誌銘代汪尚書

公諱耜字仲本姓曹氏世為開封府祥符具人
曾祖之器宣義郎祖田太李登宣和三年進
士弟晚因郊祀進祥光賦徽宗稱賞召試中
書省換授武階兼閣職仍給事殿中仕至道州
刺史有其穎集參政謝公免家為之序父勳得
世父官歷事四朝為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
三司累贈太師謚忠靖三代皆贈至太師宣義
為嘉國公道州為魏國公忠靖之亡也高宗
皇帝在德壽宮悼念平昔賜以宸翰具言其嘗
從徽廟北狩親被密旨特御禮御衣以備俾

子繼統且達二后出信請梓宮太后之
還盟兀朮而却其師使逆亮而得其情且曰終
始一節夷險不渝厚其賻贈之禮因疏行事大
槩賜真後且見采不忘之懷縉紳讀之无不感
歎以為君臣之際右所未有也公為忠靖仲子
幼而敏慧孝謹好學屬文忠靖尤愛之紹興十
九年忠靖為保信軍承宣使以郊恩奏補成忠
郎二十六年添差幹辦朝林司二十九年忠靖
使虜適當危疑之時高宗念其忠勤元以示
寵遇之意方呂公赴中書後者試策深喜其才

特改授右承奉郎差充奉使大金國信所親屬
十月元 顯仁皇后攢宮總護使司幹辦公事
三十年幹办行在諸司審計司三十二年除軍
器監主簿隆興元年知太宗正丞二年迁宗正
丞乾道二年以便親生管台州崇道觀四年落
通判紹興府為年除太府寺丞俱不赴添差通
判明州公未嘗歷州學而晚暢吏事通練人情
如素宦者時嗣秀王出鎮多以郡事委之公公
畫心禪贊相得甚歡八年 太上皇帝時以皇
太子尹京妙選察察除公臨安府推官元被春

漿未幾隨府罷出知婺州年未四不初成歲輔
為治得寬狹之中吏民安之尚書張公初以
妙年為別駕俱敏於政達无留可至今相与如
兄弟然錢塘江岸為風濤所壞大興工投公進
錢万緡石股五千片以佐其費朝廷嘉其不擾
而事辦特轉一官以宥之淳熙元年秋丁忠靖
憂執喪不礼號慕毀瘠問者称美始忠請既奉
梓宮 太后以婦功高眷渥見忘於叔臣因勾
勿祠卜居天台至是奉喪歸葬遂為台人四年
起知徽州到官尤篤意民事剖决滯訟皆得其

平山城民生甚艱下至薪炭微物必竭力而後得之公知其然因細民負重至城而不能售逆以官錢居之以俟歲冬用元價以在民之須初非有規利之心故人皆感其惠因此乃反致煩言江東大飢公拊摩如不及荒政備卒而百姓終以艱食未免流移孝宗皇帝深軫疲氓令言者以徽饒二州流民獨多謂不峻其罰則先以所方國逐與饒等俱鑄三秩停任于是列郡得然民益受賜公退而安之不敢自辨尋主管遼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十三年差知衡州于六

年冬陞辭奏事太上一見曰此吾戶京時袁寮也向勞甚寃曾為尚書同封郎官以職兼司勳避父嫌名改工部郎中既出親擢朝士不知所自或語之故且曰曹正部室達最父今日鄉相在小官或布衣時已嘗承宗正矣公以故家子雍容者戶言濠文采豈尉可現人始翕然稱之謂其宜有以得此也紹熙改元憂上章求外補差知常州未赴以論罷明年復任冲佑慶元元年差知蘄州待次里第三年閏六月五未卒于正寢享年六十有一積官至中奉大夫禪符

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服四品娶洪氏吏部尚書擬之孫通判明州先祖之女封令人子男二人怒承奉郎志忠翔郎奉改授迪功郎處州松陽縣主簿俱先卒孫一人復將以遺澤補官是年八月丙辛葬公于臨海具請安鄉小石保之原忠請奉佛老甚謹郎小石建精舍以延往來公奉先志文加葺焉先一年自營壽藏于其側從新卜也公生長富貴而以儒素自將幼少元驕于之色忠請出入禁中手檀筆墨而謹畏元北有万石君之風避遠权势辭謝寵榮高宗

知公為愛子又聞其清又故擢之朝列後受知於太上進登即省然三十年更歷內外才不見于施用迄止於此非命也耶忠請梁桐柏山水築齋于西偏高宗出冲嗇二字榜之傍有雲整尤勝公閑居日久增飾其旧徇徐子中意度蕭散不復嬰拂世故独好以餘財為鄉曲義事為邑中建西橋堦通途穀貴則損其直以平市價雪寒則散所積以賑貧民死喪者助以棺歛逆旅者濟其空乏野有暴骸為之焚香建佑聖殿于松隱山為一方祈福之地水旱為沴必

齋戒躬禱多獲嘉應自邑入郭有三渡之險為
置大舟以濟不通民戶無獲邑人德之故死之
日士夫相率致祭歷言甚事鄉閭无不嗟痛嘗
遇越上見茶園路僻爾寧則不可行又天姥一
嶺尤峻幾難進皆捐金年治加之以石為利大
矣官至六品賞延未及其子先以奏弟之子憇
今為奉化縣尉宗族親黨何以自給者甚中風
阻出于天性非勉強為之者達于時變自以再
世由文華際遇累朝亦款以主自見既不得與
暖子爭執每遇吏平必疚心圖之現其所已見

者如此使得盡其才設施必有過人者既感疾
卻藥佛進嘿无一語及家事恬恣而化又可知
其明存矣修謹潔廉仕途賤元玷闕新安難生
灰遣元有為之明而者及得毗陵言者止謂号
疾自去不病治劇当别与閑地然其中却称不
微之政抃荒自有條理而人或咎其有膏梁之
習夷者其迹乃大不志罷飛其罪人及窺之由
是知人有善可称者公論自不能掩也噫公今
亦可以无恨矣某女弟為洪文憲公孫婦與公
有連又素相好也公之特美漫在韶武奉祖母

洪氏之命求銘余既哀公之不寃於用于皆奪
世不得詳載行事姑掇其家所錄參以平白見
例者為叙而銘之銘曰
有周振穉始封于曹參起相漢至當塗高中更
累代達者益鮮惟我國初武惠最顯椅欽
皇門多侯王公家晚著奮于賴昌曰文曰章名
馳宣政忠靖繼起嗣益盛公實種愛克世其家
登三丞荏苒止幸受知
率不得施蒞摧玉折二州遺愛一鄉泪劝孤孫
秀穎其振必豐木台赤城人子遷太我惟銘之

以詔不腐

孺人俞氏墓誌銘

紹熙四年余為殿戶諸位官服唱之日堂以申
乙科號名秦御時前五名藝人居其四君相以
下皆動也以為一郡之盛喬君行簡則第五人
也余從父弟鏞嘗與喬君兄弟同砥席又與行
簡為同年生同以表賤事入期集所時相與見
過故與喬君尤稔慶元改元余既丐外得藝而
歸督君有書介鏞以來則知睦載季冬之癸丑
遭其母太孺人俞氏之艰矣未几又以教授李

君誠之所為太孺人行狀且曰行間不孝不
得以一日之祿奉吾母森水碩求銘以賁九京
余哀其言又知李君孔溢美者遂撫其末而止
之太孺人世家東陽曾夫父羨大父咨益父嗣
回年二十嫁同邑喬居士森時舅姑已歿恨不
逮可其神主于止寢如生何十年生所嗜如
古人所謂昌歆羊東者時祭祀必供吾見親
党之可旧姑者每加羨慕且曰宜善事之吾不
及及此礼矣治家爰整內外肅然自奉甚薄時
儲酒者以待居士之頃賓至則奔走治其晤言

燕語必以善道有犯者諭居士以不爭居士深
于黃帝岐伯之書御有病者多即之頗厭其煩
必勉之曰是可以濟人不務規利何厭也由是
所活滋多北鄰以室庖求售成券已久忽欲復
取人皆難之則贊其夫曰法不可復取矣然彼
忘故軀而我必取之則非所安也居士即還之
其人感悅終身居士愛二妹之娶而貧孺人慨
然曰吾未有以報舅姑况君之同氣忍生現其
失所即併其子挈以歸抚养皆有恩意有子不
責以營生惟勉之孝里巷旧言孝者喬氏獨闢

家塾延師儒以為之倡遠來者館穀之弦誦日
相聞助成居士之美皆此類也寡居之後身任
家事不豪華不以累諸子嘗年撫輕重曰是猶
足存耶既不得求師四方則合鄉之秀士相厲
以孝業當論文時往往立屏間傾聽記其要處
退必詢究之不合于中不也已故士亦樂與其
子游升堂進拜禮如家人春秋寢高子屢幸不
得志念死以慰母心則諭之曰吾欲汝為善士
豈求必于進取乎行簡以上第歸鄉曲歡豔孺
人親之淡然徐省其私時身益謹不以驕人始

為之喜及屬疾饒輩則又曰吾生于宣和之三
年至此不為不壽汝曹弟求自見于世以顯其
親祿養不及吾元憾焉人以此知孺人之教子
貞有義方非夫慕富貴以為悅者也子三人長
德佐先三年卒次子驥業儒幼即行簡也從事
郎饒州：李教授女工人長適王元諭次適杜
之琮孫男三人從元次元元女六人尚幼先
是長子既喪孺人于婦孫慈愛有加至是家婦
鄰氏以毀卒市可以知婦姑之間矣干一月丙
申將合葬孺人于居士之墓孺人嘗諱慈福

慶壽恩故得封之銘曰
柔而寡議向門則均愛而失教婦人之仁猶歆
夫人乃異于是以義相夫以孝教子登甲科
喜犹未深察其所安始慰子心壺彛之懿莫此
為盛我銘諸齒尚篤餘慶

趙明道墓誌銘

慶元二年趙共父自丹丘來主勤薄粹杰佳士
也已而其長兄見過稟仲俱去意源流必有自
一日共父為余嘗佛言曰先君之葬三十餘年
夫既不及銘願有以表墓道庶几有傳焉以贖

不孝之罪且以行實來余悲其意矧共父之言
篤實必无溢美為次而去之 昌陵皇子燕懿

王德昭生彰他軍節度使舒国公惟忠舒国生
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從寔博陵生保康軍節度
使開府儀同三司房国公世彊是為公之曾祖
房国生皇凡昭慶軍節度使安康郡公今碑是
為祖武德即子祐公之父也武德而渡轉徙无
之始寓于台公諱伯直字明道建炎二年三月
詔宗室羣試于布司特授承節即累轉至訓武
節初監南劔州沙縣鹽稅歷台州黃巖縣酒乾

明州奉化縣稅婺州兵馬監押以親老不赴三
任嶽祠再調贛州興化軍兵馬監押明州兵馬
都監又以外琅不赴遂主營台州崇道現乾道
三年八月辛丑以疾終于家享年六十有五
有一月丙寅葬可臨海縣大同鄉蔡嶺之原去
武德墓西少南三十步娶程氏以紹興二十一
年五月庚子朔卒殯于白龙潭之精舍至是合
馬四男子師統今為忠訓即添差充潭州排岸
次師裒也次師絳保義即添差監婺州都稅
務次師却修職部共父也各以科目進二女長

適修武郎李蒙次適成忠郎張万孫男九人希
魚希泯希賀希淵希魯希瑤希麟希韶希挺女
十人公生承平時習見富貴而夫資端靜莊謹
自將長好儒孝善屬文治尚書博覩史傳尤習
知國朝憲章性至孝兵燬流寓事親就養元嗣
武德晚嬰未疾藥必先嘗而進十餘年如一日
居喪毀瘠兄弟和樂免百言介不絕物如不同
流同善則勇于必為見惡則避之若將愧焉居
善祿飾勤有典刑雖退然若不勝衣言如不出
渚口至是非利害剖決明辨人以為不可愛撲

逆或如來崇校也蓋其真本夙成而歷世故蹈
艰險困心衡慮多識前言性行故能躬行如此
居官廉恪御下多得其心在章貢日羣率忽擁
門告曰軍且亥恐併害公尽徙公家出城而後
去公始諭之不從乃微服間道以入迨羣集群
連則公從中出衆愕相顧因問譬禍福羅拜聽
命予遂息公雖不自言而郡人甚德之自奉絲
薄而豐于祭祀教子爰為規其義方之訓可知
仲弟蚤世公善抚其孤卒使有成有子師節今
為承郎公恬于利祿北客之同寓居者如參

政賀公父子皆欲力挽其進公謝曰國家多难
大父而上語陪葬山陵悉論異域痛心北望不
和元生祿仕寔非素志家貧親老元以為養故
未能自己而暇求榮耶二公皆愴其言不欲強
也晚号老圃每受歐陽公吾欲四時携酒去莫
教一日不花開之句負郭卜君手種花卉時節
互秀元日不倘徉其中常月荷鋤臨風曳杖微
吟舒嘯自適其通既不事生產祿又不足代耕
因以別畦菘蔬日鬻以助用安分自足于物元
競超然独樂以終此生嗚呼矣哉使其德得試于

用其志決不在富貴而已惜其終不少見于世
然曾次夷曠元豪髮怨尤形于詞色識者可以
見其存矣余以淳熙五年^贊倅丹丘一介之所
善多与之接聞公之風已後之矣幸因其子之
請得為公銘姑以教尊慕之意云銘曰
王孫翩：舊聞其美篤孝自立詞采煒杰孝以
事親欽以奉先半生漫在樂以究其教于家方
科同相傳定交令子獲聆猶言老圃之適吾將
季焉為癸酉先見此銘鐫

奉議郎黃君墓誌銘

君諱仁儉字納之姓黃氏本出建寧浦城谿東
之族慶曆皇佑間高祖銀青任于中原因家于
陳之宛丘曾祖好謙朝散郎知潁州贈通議大
夫祖宰承事郎特贈直祕閣累贈金紫先祿大
夫父子游朝請大夫以君升朝贈奉直大夫母
武氏贈恭人紹興初奉直自度夫即出守台州
遂居明之奉化縣十三年之任補將仕郎次年
監潭州南嶽廟次調夔州淳安縣主簿秩滿以
奉直年高不敢去左右再奉祠未几遭外艰服
除監台州支鹽倉歷處州青田縣紹興府余姚

縣丞綱賞循從政郎 孝宗覃恩循文林郎
高宗慶典循儒林郎引年致仕授通直郎賜緋
衣銀魚 今上登極轉奉議郎慶元二年四月
丙子卒于黃巖去子官舍享長八十有三娶高
氏建昌軍通判公揚之女 后族也先四十一
年卒再娶陸氏處州通判康民之女實左丞渚
孫先八年卒皆贈孺人子三人直行迪功郎監
台州黃巖縣鹽監管押袋鹽次直古早卒次直
義女二人長未行而亡次適進士陳經孫男三
人止蒙正需正師女四人長汧適進士鄒樞君

先葬高氏於縣之宦化山又自卜壽藏于禽孝
鄉車盤隲之原既葬陸氏今渚孤以十二月庚
申奉君之喪合陸氏之墓君家世多名德性警
悟長于記向更記兩漢杜詩韓文默誦連數百
言无遺忘及見前輩^述直閣公典刑其存多
記承平舊事談之纒々不倦內明而行以至誠
不事外飾居家孝友端愿絕口不言人過有德
于人亦不道也確守官箴廉勤自將不為矯繳
沽名可韜晦恬淡不与物競人莫窺其際淳安
俗獷悍競渡多致殺傷尉懼而在告君揖予處

之以術怙然不諱邑人謂未有也發取米數
万斛于婺多不得全數君被漕檄受米于蘭溪
去取以公吏不能欺婺既如約戾乃得實用焉
在召揖郡幕給軍衣有化薄者屢掉臂忿然
生上倉皇失措君徐呼其長諭以禍福羅拜曰
黃佛子有言安敢不听乞平肅然也隸縱權貨
受賕不盈尺而法當流君相法官曰法重情輕
可從輕乎吏以為不可君曰法本忠恕非爾所
知清于守唐公儀之卒如君濠赴青田日道由
縉雲今樞密葉公旬戶道君喪一見道旧久之

且曰青田鐵阮錢多以促辦害民今得長者為
丞民其少蘇乎君期全寬而信課友盈于旧永
嘉遺海舟諸軍前既籍篙師為兵乞取家屬樞
密院下其事帥司檄君覈實小人馮勢妄指怨
家妻女以為其家入君悉究其實吏曰此軍事
恐有不可測者君曰如此何名覈實彼豈不能
徑取之不為動人多懷其德始奉直公琅南
渡聚族頗衆身任其責君又從旁經紀之宦既
不達家道益困未嘗問也先世与二蘇公為同
年且通婚姻也尺甚多兵火之後所存无几君

力貧悉刻之石君书法甚精源流二王而道劲
似歐率更至老不衰在黃髮年余有草行出幾
滿屋壁九者驚歎臨終初無疾苦对客歌笑如
平時少烏就寢則已逝矣豈非善人君子之報
乎公妻祖尚也王公曰君寃丘娶君之祖姑奉
川又為同郡識君諸父及昆仲甚稔二子永銘
曰

中原故家存者無幾典刑尚在言談可記惟君
壽考庵眉兒齒土接前輩終殿舖子曰事歷
及聞正始震光独存今否已矣吉德之報手足
為啓後其昌兮勒銘于祀

周伯濟墓誌銘

周氏為鄆閩族始慶曆中殿中丞造以進士起
家是生之子曰處厚温厚師厚伯季俱顯世科
仲亦以特恩入官父子兄弟皆以儒奮家声卓
然伯知建州永州季為荆湖兩路轉運判官絡
左朝散郎累贈銀青光祿大夫娶范氏文正公
之女二子皆有俊声鏐登元豐二年弟以宏才
直節有志由世坐党籍仕至左中大夫知南雄
州而止公論歎息銖登崇寧二年弟仕為邑令

小不合彙官而歸鄉里尤高之中大夫長子仲
任右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慶患之餘又更建
尖兵燬募葬父之節不復任進優游終身蓋自
崇寧至淳熙相去八十有七年止在睿繼作噩
有煒荐于鄉焯荐于漕臺紹熙改元焯遂登第
公時待罪朝行問之鄉人曰此周伯濟之二子
監嶽之孫也惟周氏名士繼出仕不甚違而多
以退為高中大夫望最偉而不寃于用伯濟守
家法有隱德不務進取鄉人亦罕識其面故其
二子能振發如許公晚出及拜監嶽下風而隨

侍游官在都下嘗見其二子而問伯濟之妻獨
未之識既而奉祠里居慶元四年二月壬申聞
伯濟之亡固往吊之二子一日率諸季泣以清
曰先君雖不及定友而託契已數世先君嘗下
通遠鄉金谷里銀山之原去祖塋二里而近將
以九月丙午襄大事願有以銘君滯楫伯濟其
字也莊重剛簡幼不喜嬉戲從濟南劉壽失孝
凜如成人扁戶誦書率至夜必家人不得而入
抄書用楷法既冠一筆不售即棄筆子業而耽
翫書史以詩自娛好讀社上部韋蘇州詩至忘

寢食故節。嘗有二公之風。對客清談。无一語及名利事。監獄燕居。好客日与。夫士大夫從容觴豆。君无事待奉。承惟謹。朝廷搜訪黨籍。之後。欲如錄用。清敏豐公少。戶夏公之家。皆以此登仕版。君為中大夫。適長孫。郡上于朝。未報。連遭內外艱。遂不以介意。又不事生產。奉祀之餘。僅取自給。內有逋租。未嘗以于官。公賦則先期而輸。間至。負貸于无。愠色寡言。若內不為。漏諛克勤。小物。君梁慮遠。奉足如。蹈規矩。過人。无少長与之。鈞禮。真有不欺。閭室之意。教子甚篤。每以門戶。

之重。初飭之。且曰。吾家以清白相傳。使汝輩能自奮勵。貪非所患也。延禮師儒。意不少懈。躬自督課。始終如一。鄉校月書。季改。焯焯屢占前列。君曰。吾方以此卜汝之進否。投卷必以實年。兩除慶霈。君年不及。或為惜之。君更喜。其不欺。焯拜恩。以歸。賀客滿門。君以為幸。不失舊物。繼此有望矣。而不見。真甚喜也。焯之官。清。君御安。每以行曰。吾方蕭散物外。寧能閉置。真。中。自為局促。耶。晚益杜門。簡出入。絕嗜。好薄。為味。康彊。少疾。不近藥石。先一年。忽以脾疾。不喜食。他皆如。

平時片除祀先不改其度正旦微覓困憊疾遽
侵矣諸子日奉整論不效竟卒于家享年七十
善人云止識不識相与嗟悼是宜銘矣娶林氏
子男九人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焯
蚤率焯焯功郎台州臨海尉女三人壻孫軻
劉佃紀松皆里士孫二人填坦女四人在室銘
曰
用為名門中有人豪世以孝為業而仕以退為
高猗欵夫君閱世滄二哦詩擁書隱居以自遂
有子免家為時髦君則已矣後其有遭乎

知江州汪公墓誌銘

外祖少師生于熙寧十年後自太府少卿為兩
浙轉運副使年六十一季舅始生年丁巳時唐
申皆与少师同深柔之世氏婦寔志以是年生
公又長于外家与季舅非角嬉戲少長固研席
年十三同冠而公已受世賞周旋二十餘年相
与不翅如同氣中維游宦南北見輒傾倒对酒
劇淡哉忘輩行不謂去此一別遂成千古每拜
德惟笑之未尝不尽哀也將葬内弟求銘何忍
銘吾季舅又何敢不銘公諱大定字季應世為

節人曾祖元言有隱德于鄉祖休為鄉先生以
特恩補官贈正奉大夫父思溫左朝議大夫直
顯謨閣贈少師母王氏封恭人贈越國夫人所
生母沈氏贈宜人公性剛多宏達丁無城府十
四片遭越國憂伯仲二舅未及歸弔客盈門公
哀毀躄踊如成人受弔不禮宗黨稱之少師撫
愛尤鳴甫冠又丁外艰服除授右迪功郎特監
潭州南嶽廟未几沈宜人下世隆興二年差兩
浙西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未赴省罷監行在排
岸司乾道五年就充賀金國正旦國信所官屬

六年任滿七年以奉使賞循又林郎監鎮江府
推貨務都茶場請兩浙轉運司文解九年到任
務場中課三百方公平時不屑會計至是躬視
簡書乃以增羨愛賞獨厚淳熙元年循承直郎
四年改通直郎知紹興府上虞縣以賞典用新
制對實歷凡十年至朝請即公在上虞改務年
易吏民相安事日以理邑有寓公吏部豐公沉
左司潘公時皆清介之士相与如平生歡魏王
薨于四明特葬于越治遺刑部尚書謝公鄮然
運副韓公彥賢護哀使者旁午州縣震動官吏

股粟他邑不過供頓之勞惟上虞通明一堰最
為高峻潮後雖登僅過數舟則已涸矣公相視
地形後其舊閘增浚渣湖別于支港創小堰以
通餘舟募游手二百人別以旗色分列右右俟
大舟入閘立相既定引湖水灌之水溢堰平寰
力掖喪舟以進略無款側舳舻相銜序進而
詳俄頃俱濟二公驚歎稱不容口至邑復見館
舍三十餘區一整辦器用精明帝幕華燠祭
饌頓食九為珍腴上下翕然迨至府中貽書求
假供張之具公又擇新潔者七十表以應之二

公既歸言于廟堂諸公以為一路之最故公之
才益顯贊府嘗以縣銀事小忤其意不以聞白
徑杖之吏求謝且訴公曰本縣丞何為不可撻
汝輩尚敢訴邪更加懲治丞始媿服聞者以公
為善處事也九年郊祀大禮恩賜緋衣銀魚通
判揚州大卿趙公子濛為帥政事戾明公謹事
之而從容忠告用心相与裨贊為多間遇其怒
徐而解之終為之平僚屬恃公以无恐久而相
知益深移憲浙右握手惜別時人西去之稅契
一司有所謂導行費者吏引例以唱之：正色

却之曰我知句改簿書盡吾職而已他日代者
以此得隨獄吏推尋根原公汜元一豪之累漕
司交半繫于虜遴選其人命公與幹官權公安
節俱行虜貪而復詛語方狀至款易白金四之
一濡滯踰期者日過淮北虜使粹疾不出一日
與權公誓曰今日不決斷不可空回于是襍被
為留宿計虜始感歎遣人遜謝不待有請而事
畢漕使以聞權公由是進權公必自言也知韶
州即計惟仰諸邑常賦而今多愷官去未不一
幾不可致完舊者未足新者復積計逋緡錢三

萬公曰民貧可重困邪徒費文移且以飽吏貪
爾盡蠲舊負惟新是圖五邑欣然承命民亦樂
輸焉舊有滿澤園在况運寺之側其廢已久遺
骸多貯以瓶罍垂之梁間累：元數公因勞衆
見之其間亦有游宦不能歸者惻然具念而未
有以充費會曲江尉許君教老元妻子卒于官
下公既為之經紀葬送定中尚餘數有千公悉
奉以办役掩骼埋骨各得其所曰以此為許君
植福勝于他用遠矣邦人亢德之幕官陳光祖
為之祀甚祥經略趙公彥擇漕徒黃公掄倉使

是公昭夫各以所知薦漕又與憲車李公信甫
倉使趙公不迂列于朝其略言以寬得衆行簡
臨民勤儉公廉慈祥懜懜庶幾古循吏之風代
還朝廷用渚司荐書而嘉其才遂除知江州江
素号名郡以簡財裕可以聊治及公之至大異
故時帑藏不盈萬緡而負渚司之錢凡二十萬
官兵俸給亦積至万五千公為之矍然日與同
寮圖之益征賦既弗办而游士耗之又時甚公
曰後民膏血使往來者揖取之以邀虛譽吾不
忍為也會有旨申游謁之禁公奉行尤虔凡有

挾而來者止以尊酒謝遣之或恐由此起謗公
不為動剔蠹剗弊謹朱墨節浮費飾厨傳稱過
使客之事一切略去屬邑曰逋蠲貸之如曲江
不三數月而用粗足補解諸司十七万緡吏俸
亦以次支行民不加賦益安公之政而不得志
者萋斐寢成矣公竟以此罷歸郡人冤之相与
語曰不知誰為飛語厚誣吾矣侯卯有曹官坐
侵用郡帑吏乘為姦既下有司公曲為保全姑
与易地以息衆譁彼更以為怨鼓倡游言乃為
陰中人尤為不平二倖張君必陳君邑總幹王

君與翁皆一時名士情交意浹驩然莫逆有賴
叶濟數月政成公退觴詠相樂前此未有惜公
之歸尤眷不忍別二郡皆有大兵屯駐待軍
帥一以誠意敬公亦有加焉士卒有犯倍證明
白送軍中使台懲戒了無間言兩造至庭究問
詳尽俟其首服多歸于恕惟姦惡盜竊之徒治
必及法為之屏路則又仁者之勇也水罕有禱
隨輒響應旧祭社多委代行寢以弗虔公
曰社稷重事豈可憚勞乃躬修祠祀武庫有詩
曰九江代拜嗟從昔五馬親祠始自今公自以

由支郡升巨鎮荷朝家選委之重仇手奉職來
自奮厉又素著廉潔而橫遭口語皆出風聞不
能无快去郡尚无他重罹風雪之苦將次他
陽忽得微疾一者歿于舟中實慶元四年正月
丙辰也嗚呼痛哉享年六十有二官朝請大夫
娶六氏故蔡運使賓之女明慧動約內助甚飭
相夫教子祖有可称光二十六年卒贈宜人子
男五人敏中從事郎杭州軍事推官教中將受
公遺澤余幼止女八人其三亦先卒一適岳森
宜人弟之子其次迪功郎監鎮江府延陵鎮趙

希一從事即台州臨海縣丞趙師侁里士黃沐
皆婿也一尚幼孫男一人之綱迪功即臨安府
富陽縣主簿始宜人葬于慈溪縣石臺鄉瓦潭
之原敏中等將以十二月壬申奉公之喪合烏
公之處家居鄉出而從官表裏如一明白空洞
不問小大待之鈞禮成所至與人无所怨德檢
身謹密杜門省事又不治生產了無贏余婚嫁
交迫俸入錄手而尺處放^故房西偏欲少增闢竟
莫之遂外家及恭之名聞于時仲舅尚老任兄
弟之子犹子也仲舅運幹蚤世澤不及子公奏

圍中以官其篤於友受有父兄之風烏計音至
鄉親故无不隕涕母氏洵仲舅皆以高年見公
之亡傷悼尤甚公素少疾持心近厚孰謂其止
於此耶公荐以臨遣奏事上動兩朝之聽其一
論韶州岑水場兵近之弊甚悉謂諸路紀隸之
餘選以充役或聚而為盜害及一方若從烟戶
之使添認銅額可省廉給之費其到場及四年
者照旧格給據從遣餘人以次歸元北州軍實
遠方徑久之利故也大繁庶凡後人或有取于
斯銘曰

猗歎汪氏積德數世先生淳篤文行兼備少師
起家深仁厚義曷承其傳慈祥愷悌載擁州麾
仕非不遂胡嗇其年歿而齋志公之為政慕古
循吏害公客邪亦俞之制在潭之宗徃徃抗僂
有銜不祛慶在來裔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一百十

